

# 弄成真成假

絳

楊

孔男境主編  
剽本叢刊  
第四集



弄真成假

五幕喜劇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

劇本叢刊  
第四集  
弄真成假

實價國幣六百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版權  
所有  
不准  
翻印

著者 楊絳

發行人 陸高誼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## 特別啓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其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弄真成假  
(五幕喜劇)

楊絳

登場人物

周大璋

張燕華

馮光祖

張婉如

張祥甫

張太太

張元甫

周老太

周世奎

周大妹

劉順

楊媽

周大妹丈夫、公婆

第

一

幕



佈景 張祥甫家客堂，陳設富麗，佈置精潔，張婉如百無聊賴，倚沙發上閱畫報，電話鈴響。

張婉如 (接電話) 噲，這兒張家——張祥甫——哦！——爹不在家，——(笑) 對了，張祥甫先生不

在家不在家——我正在等著你呢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——生著翅膀飛過來——只許三分鐘——五

分鐘——遲了我就生大氣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，(掛電話笑，抽出書反覆展讀，長嘆，拋信步向窗

下，攀帷外望——張祥甫自後入，立門外偷望婉如——婉如又長嘆回坐沙發上，摺信夾書內，起對火爐架上鏡

內理髮，轉側自照，對鏡微笑作態，忽回首見張祥甫。)

婉 (驚覺) 爹！

張祥甫 (入內) 婉如，你在等誰？

婉 我等誰！我沒等誰。

祥 婉如，我對你說過了，啊！我的話不是說著玩兒的。

婉 自然，我知道。

祥 你知道，你這時候一個人在這兒摸頭髮，瞞眼睛，扭頭扭頸的，在幹麼？

婉 (撒嬌) 爹，你壞，你壞，人家——人家照鏡子——



祥 哎，照鏡子，看窗子，嘆冷氣，這是幹麼？

婉 人家看看天——我在看書呢。

祥 是啊，我是看見你在看書啊。拿來看看，什麼書。

婉 (急挾書) 我的功課。

祥 一點兒不錯，情書變了正經功課了，拿來我看看。

婉 沒有。

祥 婉如，我叫你拿來。

婉 (抱書) 沒有呀。

祥 聽見麼，拿來。(搶書)

婉 (抱書不放) 是沒有呀。

祥 婉如！(拉書)

(婉就勢跌地下哭)

祥 (慌) 傻孩子，怎麼了。

婉 (哭) 摔痛了這兒——

祥 (爲撫摸) ——好好兒說話不聽——

婉 (半哭) 是沒有末——

祥 沒有就算了。我告訴你呀，你說沒等誰，你就別等誰，我這半天，就供在這兒不動了，一步也不走開，替你等著誰來啊？

婉 (撇嘴) 你等去 (拭淚，挾書急跑下)

祥 (笑，坐下) (高聲) 燕華，拖鞋來！(脫外衣，解鞋帶)

(張燕華艷裝拂然持拖鞋上)

燕 三叔——(彎腰爲祥甫換鞋，持皮鞋欲下)

祥 你三嬸呢？

燕 不知道。(下)

(張太太上與燕對撞)

張太太 燕華，叫你拿拖鞋聽見麼？

燕 有了。(下)

張太太 回來了不上樓換去？

祥 一步都走不動了，得在這兒坐半天。

張太太 呀，累了麼？不躺一會兒去？

祥 一點兒不累——叫楊媽點心來——

張太太 (向門外) 楊媽，點心熱了拿這兒來，老爺回來了。(對祥) 說你晚上回來呢？

祥 安知我不早一點兒回來。

張太太 (陪笑) 怎麼，你們赫德路的生意成交了？

祥 一百八十萬，成了。回來歇歇，晚上喝酒去。

張太太 一百八十萬那麼小一塊地皮！

祥 地皮不是別的穩位子好，不前不後，將來穩漲。

張太太 靜安寺那座房子呢？

祥 公和棧肯出三百萬——老王肯三百五——還看看——(楊媽托點心) 什麼？

楊媽 羹兒粥給小少爺們吃完了，這是赤豆湯——(下)

張太太 沒知道你這時候回來。

祥 是像沒知道！

張太太 怎麼？

祥 「怎麼！」你們在等人呢！——我對你說過——周大璋再來，說不在家，誰都不在家，別讓他上門兒！

張太太 你幾時看見我讓他上門了！

祥 我幾時看見啊？我這時候看見婉如在他。

張太太 就一定是等周大璋？

祥 我還不知道麼。（起立）你看看！（立鏡前仿婉如）這是咱們婉如——這是幹嗎？不是等周大璋，等誰？

張太太 （笑）唷！你這個爹，越活越古板了！這年頭兒還能像咱們那時候麼？

祥 古板！我才是第一個時髦人兒呢！這年頭兒，還能像咱們那時候麼？

張太太 不結了。咱們那時候，我們許多表姊妹，就在鬧自由。

祥 咱們那時候呀，時髦自由，這年頭兒啊，時髦向後轉了。

張太太 我就沒聽見過。

祥 等你聽見，就太遲了。大凡事情，就在一個見機得早，要等你聽見，等你聽見那兒地價漲了，那兒跌

了，再去買賣，還會賺錢呢！

張太太 誰跟你談買賣。

祥 就是跟買賣一個道理啊！虧本的事，誰都不肯幹。

張太太 讓婉如交個把朋友，又不是跟人逃走了，虧了你什麼本？

祥 她逃走，我虧什麼本！我是替咱們女孩子打算盤呀，現在再要講什麼男女平等自由，女孩子自己

可不上算了。從前不過是那麼講講，一個女人，解出來，放出來，不過是像你那樣，客廳裏坐坐。在外邊兒混飯來吃的，到底是錢男人。現在可講認真了！女孩子就要叫她跟男人一樣了，跑出去，做事情，賺錢去，——回頭生起孩子來，她又能分半個叫她男人生去！

張太太 好聽麼！

祥 嘿，我說錯了麼，我要做個女人呀，我樂得做個老式小姐，不用我費心思交朋友，挑丈夫，現成有爹娘嫁我。嫁得不好，還能怨爹娘，嘆命苦。做了個新式女孩子，連這點兒奢華都沒有，丈夫不好，誰叫你瞎了眼睛自己看中的呀。敲掉了牙，只得往肚子裏嚥呀！講自由呢，我就老老實實回廚房去。誰要好丈夫的，回廚房去。廚房裏出來的女人，眼睛裏才看得見好丈夫。嚇！看看男人們多能幹！多體面！手筆大！見聞廣！——你們客廳裏的太太才把男人看得不值三個錢，他說一句，你對十句——

張太太 悄悄聽聽，不是你一個人在說話，偏我就該聽你吩咐！

祥 我要做了女人呀，我就樂得做個三從四德的，不用她費心思，打算盤，想這樣，想那樣。現成男人想好了，她跟著做就得。

張太太 那麼除非我死了，你趕時髦再娶個廚房裏的太太，讓她三從四德去。

祥 哈哈，真是跟女人講什麼理！好好兒的跟她商量女孩子的終身大事，她就死呀活的，都拉扯到自

己身上去。

張太太 唷，好個講理的男人，不是你自己嫌我，怪我不聽你話。

祥 是你不聽我話！聽著，周大璋再來，不許他上門——說不在家——誰都不在家！

張太太 這又何必呢！什麼理由不許他來呢！

祥 就因為沒理由要他來。

張太太 怎麼沒有！人家世代書香人家的子弟，闊人家少爺，留學生，博士，年青青的，一等的人材！我不懂，還要怎麼呢？

祥 聽我說呀——他書香不書香，闊不闊，博不博，咱們看不真，我四面八方打聽過，人家也不知道。好不過是個新牌子貨色，這買賣不穩當。

張太太 有什麼看不真的！

祥 油漆得好，看不真底子，我說這是新牌子貨色，這買賣不穩當——

張太太 誰又跟你談買賣。

祥 都是一個道理呀，便宜進了一批新貨，說不定會賺，可是風險太大，不上算。不比男孩子，咱們三個四個多著，將來媳婦兒讓他們怎麼挑去，女孩子只婉如這一個，我挑女婿呀，只做穩穩當當的現貨買賣，不做空頭。

張太太 誰叫你做什麼空頭買賣了，周大璋認得的人呀，沒有一個不是有名兒的。他家的親戚，咱們也都是聽見過的。你就不能慢慢兒細細的打聽去。

祥 我的太太呀，他認得的人，我不認得。他那些有名兒的親戚，我們只聽見名字，又不能到他們家去打聽什麼底細。不過是燕華在外面引回來的一個朋友。你就那麼看中他！咱們就這一個女兒，你捨得叫她擔這個風險？

張太太 又不叫你立刻把女兒給他，慢慢兒打聽起來——

祥 慢慢兒慢慢兒！這年頭兒，什麼事能夠慢慢兒的就說吧，外灘那一塊地，五百萬，差一天，不過三百萬，只遲了一天！就說你買的那兩打毛巾，早買一個月，不是便宜了一半兒麼？外國人叫什麼「時間就是金錢」，這話就不錯了。

張太太 胡鬧，認真把嫁女兒挑女婿當個做生意買賣了。

祥 還不是一樣麼，眼睛裏看準了一宗貨，穩是賺錢的，那麼，眼都不能毒一霎，閃電手腕，立刻得拍下來。何況現在這市面上，等著嫁男人的女孩子要多少，真有女婿資格的能有幾個！都是拿了三塊五塊的本錢，做三十萬五十萬的空頭交易呢！——咱們宛如二十二了，還等你慢慢兒慢慢兒打聽起來呢！

張太太 總不成冒冒失失把女兒捧出去就算呀！

祥 對呀，所以有了穩當的，不能慢慢兒慢慢兒的錯過機會。

張太太 你有了什麼穩當人了？

祥 不是我的人，是你的！

張太太 誰？

祥 真是！真是！就和你們娘兒們上店裏買東西一樣，眼睛裏看見了花花綠綠的，就把自己正經要買的東西忘了。你睜開眼，閉上眼，只看見一個周大璋，周大璋，把自己姪兒都忘了個乾淨了！還住在咱們家，天天在你眼前呢！

張太太 你說馮光祖他！

祥 他！他怎麼了，他不是世代書香人家的少爺！你的娘家，我還領受得不夠！你要書香人家，那不是貨真價實的書香人家！

張太太 人家，當然是好的，可是——

祥 可是窮些是吧？不闊——嚇，他不闊，因為你知道他底子，他們家牌子是不错的。

張太太 (搖頭) 婉如嫁個窮教授——

祥 咱們婉如還怕沒錢使！咄咄，白克路一帶二十多幢房子，早就頂著她名字了，花園路新起的公寓也是她的，她二十歲上我給她的花園洋房，租錢都是硬貨交易的哪，咱們婉如還怕沒錢使！



張太太 可是——

祥 可是什麼？——馮光祖出洋，還是我親自送他上船，接他回來的，他還不是留學生麼？——再說，光祖的脾氣性格兒，咱們是從小看到他大了，還怕靠不住麼？

張太太 難爲你計算得周到，可是光祖看中了燕華這多少年了。

祥 看得中燕華，會看不中婉如麼？抽慣了美麗牌的，會嫌三炮台不夠味兒！這也成問題！

張太太 馮光祖（徐徐搖首）咱們婉如還能嫁好些的呢。

祥（拍桌怒）告訴你聽吧，不是我這抱穩搶快的主義，咱們這一份家當，還不知在那兒呢！上海什麼東西沒有，你貪便宜，眼花撩亂的胡搶一個，那就跟花上一二十塊錢打發財票一樣了，頭獎五百萬，明天你就發財呢！——正經，我這算盤，打得千穩萬當的，光祖我看中了，你跟他說去。

張太太 怎麼說呀？說我們婉如給他？

祥 這樣說，我還比你說得好些呢，把女兒身份都丟完了。——說我很中意他——說他該結婚了。——把他和婉如放在一起——這些法門兒，你總比我會——

（楊媽提西裝襯衫三四件攜針線上）

楊媽 太太，這些馮少爺的衣裳——鈕扣一個都沒了，不知道怎麼穿的，明天後天馮少爺回蘇州家去，吃喜酒呢，這衣裳怎麼穿？

張太太 你多釘上兩針。

楊媽 鈕子都掉完了，還釘什麼——（退門口，高聲向外）馮少爺，您掉下來的鈕扣都收著麼？（馮光祖上）

馮 鈕扣我沒看見——哦，姑夫回來了。

祥 噯，你的扣子怎麼都棚下來啦？看你那麼瘦。

楊媽 這些鈕扣我千針萬針的釘哪。

馮 唉，楊媽，我對你說過——你得先研究這鈕子掉下的原因，知道了爲什麼要掉，你才能夠防止結果。——千針萬針沒有用。所以要掉，有三個原因：第一，是熨斗燙壞了線。第二，是你的線拉得太緊，應該鈕子底下長一個領子。第三點哪——

楊媽 從來沒看見過鈕扣下面長領子。

馮 你給我針線，我自己來。

楊媽 鈕子一個也沒有了！（穿線交馮）

張太太（高聲）燕華，燕華——我大抽屜裏的方紙盒兒裏一板小羅鈕子拿來。

馮 楊媽，你去吧。給我——（楊媽將襖衣針線交馮，下）

張太太（不耐）燕華，燕華——

（燕華持鈕扣上，交張太太，一言不發，卽下）

張太太 看看，好像誰捉住她叫她做苦工似的——燕華！

馮 (急起，向外) 燕華，不叫你。(向張太太) 我自己釘得好。(取衣坐窗下亮處縫紉)

祥 (搖頭) 光祖，這就太可憐了，我也看不過——叫婉如替你縫吧！

張太太 (笑) 他比婉如能幹多呢——拿來，我看——

馮 你們都不會，要長一個頸子，不太長(低頭縫紉)

祥 光祖啊！我說——

(劉順上)

劉順 (大聲) 小姐，小姐，周大璋先生來了！

(周大璋隨上見祥甫愕然站定)

周 伯伯——伯母——

祥 (冷冷) 周先生。

張太太 周少爺來了——

周 伯伯難得今兒在家！

祥 我時常不在家——啊！

周 (見馮) 哦——馮先生——

馮 (半立) 周先生。

周 不打擾你們——是啊——老伯近來忙啊!

祥 我近來忙?

周 到那兒老聽得人家說起您!

祥 說我?

周 是啊，昨天是一個老朋友請客——

張太太 周少爺請坐啊——(周坐)

(劉順上倒茶下)

周 也不能算朋友——他祖上世世代代是我們家賬房——吃飽了，闕了，——兒子捐了官，現在孫子居然也是闊少爺了。——我向來懶得應酬，出去應酬人家一頓飯，總要帶出十幾頓來——可是我看不去了，他又多心，說我看不起他，——怎麼呢，少不得應酬一下罷了，不想昨天席面上倒碰見了好些熟人——馬振斌——惠民廠的總經理——老伯認識麼?

祥 聽見過——

周 陳子和——現在數一數二的實業大家——

馮 這人我在外國碰見過一次。——

周 馮先生跟他熟麼？

馮 不認得，只看見過一次。

周 這人才利害，從前錢總長就說過，實業界可造的人材，只有兩個人，一個就是他。——他自己看得自己很高，不輕易看得起人——承蒙他對我很好，總叮著我，問我幾時可以幫幫他做事了——他就很看重老伯——

祥 他知道我？

周 他呀，不輕易許人，也不會漏掉一個人，老伯這樣人材，他自然留心過。

祥 他說我什麼？

周 都在講起你。還有——振興的老闆——俞飛——商總會的林會長——這人老伯認得麼？

祥 沒聽見過。

周 這人啊，是第一個圓人，四面轉得靈動——可是有一次啊，他也碰了死路上去了。——這人圓是圓，膽子太小，不敢得罪人，碰了壁就走頭無路了。還是我幫他開了一條大路，救他出來的——

張太太 怎麼一回事兒呀？

周 說來話長，他們那裏面的勾心鬥角，伯母怕沒那麼些閒心思聽呢。他就爲我幫過他，所以對我很感激——其實，那也算不了什麼，隨口幫著說幾句話罷了。——還有，老伯這人認得罷——銀星

廠的葉家楨——

祥 沒聽見過。

(婉在窗外屢屢探頭喚周，周未見)

周 就是他第一個在說起老伯——

祥 葉什麼從來沒有聽見過——

周 嚶，老伯，讓他們認識咱們。咱們有功夫都認得他們麼！

祥 說我什麼？

周 他們在商量一件大事——都說除非是張祥甫來，別人辦不成。

祥 (點頭) 嚶，嚶。要辦什麼事啊？

周 要合股開一個什麼銀行吧。

馮 (抬頭，停針) 這也是現在的一種特殊情形，都開銀行。

祥 我從來不合股。

周 是啊，所以我聽了也沒接談。他們還在講，股子是沒問題，就是沒有人能像老伯這樣有眼光，有手段，有膽力，還天生有好運氣。

祥 哈哈，不錯，一點兒不錯。可是我一生不合股。

周 老伯這態度是再不會錯的——噯，上次，我聽說是老伯要盤麼一個藥廠——非常賺錢，獨資經理的——因為那老關忽然死了——

祥 我呀，第一個字兒是穩，第二個字兒是快。外行生意，我不做的。

周 老伯這就太謙了，老伯什麼事不能做——上次——是在劉家——從前做過兩廣總督的

——我們家的老世交——那天在他們家，幾個上海聞人說要開一個大學呢，說要請您做董事長——

祥 我哈哈，請我！我才不上這個當！叫我做冤大頭出錢去！

周 是啊，所以我聽了，也只笑了笑——噯，老伯，一個人就怕出了名兒，誰都找上他。

祥 哈哈，他有本事出名兒，他就有本事不上這當！

(周見婉如)

(婉在窗外，隔玻璃與周作手勢表示)「你來了，」「不早來，」「急死我了，」「爹不許我來」等等。周偷

空暗與對答)

張太太——叫個什麼大學？不知道裏面先生請齊了沒有——待過怎麼樣——周少爺知道麼？

周 (急回首) 伯母要位置誰麼？沒問題，抄一份履歷給我，就得。

祥 (拍光祖肩) 好，等我做了校董頭兒，光祖，不用抄什麼履歷，我請你做校長去——哈哈——請

你做校長！

馮校長，非周先生那樣人材不配。

周 啊！不瞞老伯說，我這個人呀，從來不貪空名兒，就說我現在在保險公司裏吧，當初不過是幫朋友的忙，替他分派分派事情，動動筆，掛著個秘書的名兒，可是他自己專去做股票買賣去了，把事情都推了給我。我說我不高興當什麼經理，他說實際上我早當了。我說你逼著我我就辭職不幹了，回老家去了。

張太太 做經理，還不好麼！

周 伯母別見笑，我的志向，就在這兒麼？我要做一件事呀，老伯，我決不肯隨便敷衍，得全心全力放上去做——拿我的全心全力，做一個公司經理。（擗肩，搖頭，表示不屑——婉在外摹仿周——笑——周暗與作手勢）

（祥回首，似有所見——婉急躲避）

張太太 周少爺是要做官的。

周 伯母說笑話了，要是專為個人謀出路，學成功了，就是為做官發財了。——我那時候還沒回國，幾個京裏的朋友，就一封封信來催我，我要做官的話，還等今天！

張太太 周少爺是脾氣太清高——



周 不瞞伯母說，年青人總有點兒傻氣，老伯不是麼？（祥正怒目向窗外）一個人理想太高，看著這個不合理的世界，跟自己的理想差得那麼遠，怎麼就肯捺下性氣，跟著大家混去！不能呀！不能！（搖頭嘆息）應該把環境捏在手裏，像一團濕的麵，憑我改造馮先生，不是麼？

（婉探頭對周伸舌，拍胸表示『嚇死我，差一點兒給爹看見』）

馮 可是你先得研究這社會所以不合理的原因，應該從幾個觀點去研究了，然後啊——

周 是啊，對啊！所以一個人要做萬人之上的領袖啊，一定先得從社會下層無論什麼小事做起，寧可做一個小小的職員，不願意把自己做成了一塊爛泥似的放在泥刻子裏，刻出一個一個刻板的官兒來。

張太太 周少爺這話說得多有趣兒！真是你們府上世代做官人家——

周 唷，伯母，這是誰說出來的！——大丈夫，男子漢，自己打出天下來，要捐著祖宗的頭行牌兒出會，那也不算希奇——我呀——從來不問我祖上做了什麼官兒什麼府，我決不要借了祖上的簪纓家世來裝點自己的門面。（婉又探頭，祥怒目面窗而立）當然哪，敬祖宗，孝父母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

張太太 周少爺府上，令尊令堂，還都全麼？

周 先父早已過世了，我是從小家叔管得嚴，一言一動，都得照著四書五經上的句子做。什麼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啊，所以不讓我出洋。又是什麼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啊，所以早就門當戶對的要

定下一位官家小姐，逼我結婚。

張太太 啊！周少爺是訂了婚的？

周 (笑) 那裏！總得我本人答應啊！我要聽了他們擺佈，十七八個小姐抬進門了！

張太太 (笑) 他們現在管不住你了！

周 (笑) 他們不在上海，路長人遠，管不到我。

張太太 令堂不著急？(婉探首)

周 (對婉點頭表示「當心點兒」) 祥注視周，大怒) 家母是女中丈夫；有才情，有識見。是她一力叫我出洋讀書去——我們外祖也跟老伯一樣，一向是在商界有名的。家母有許多地方——她的脾氣性情，就跟伯母很有些兒相像。

張太太 那裏，那裏，我怎麼能比她。

馮 (站起，抖衣) 哎，豈有此理！

張太太 怎麼了？

馮 全功盡棄，全釘在反面了！

祥 光祖，你出去，叫婉如替你釘去。

馮 婉如？

祥 叫她釘，我說的——

周 啊，馮先生在做活！

祥 這是婉如的事。（推馮出，馮取針線拖襯衣三四件下）

周 （賠笑）令嬾很能幹啊。

祥 湊貨——（對太太）哎，我說——我那鞋擦乾淨沒有還要出去呢——

張太太 （高聲）楊媽——

祥 你問燕華去——她拿的——

（張太太下）

周 老伯有事吧？

祥 啊，還要出去吃晚飯，得早到，有事商量——（看錶）不要緊，不忙——（高聲向外）叫燕華，快——

周 （站起）我陪老伯同走吧？

祥 好極了，咱們同走啊——燕華，鞋來！

周 （賠笑）老伯真是說什麼，立刻就做什麼。

（燕低頭持鞋上，不理周，為祥換鞋）

祥 咱們得就走——

周 就走——伯母那兒——

祥 何必客氣——來——（向燕）我們走了（同下）

燕 （冷笑——望窗外，向周背影點頭。冷笑）（下）

（張祥甫又上）

祥 哈哈哈哈！

（張太太上）

張太太 周大璋呢？

祥 送他動身了！

張太太 那麼急？

祥 他陪我一同走呀——那不是再好沒有，立刻就動身——我就說忘了一件東西，請他先走一步。

哈哈，我還要上樓去輪一會兒呢！

張太太 不難爲情麼？

祥 難爲什麼情，就爲臉上好看，我還陪他出了門呢！

張太太 人家不覺得麼？

祥 覺得讓他覺得，我沒得罪他——（高聲）劉順——（劉順上）

劉順 老爺——

祥 周大璋再來呀，說我不在家，誰都不在家！

劉順 是！（下）

張太太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。——就是不要他做女婿，也何必那麼急急的鬧他走——

祥 （憤憤）叫他來跟咱們婉如隔著窗子做眉眼——

張太太 那兒呀，你又是神經過敏——婉如在樓上呢——

祥 我親眼看見的。——

張太太 哎，就算做了又怎麼呢，這人呀，我看將來是個幹大事的了不得的人哪！真會做財政總長呢！

祥 幹嗎「財政總長」？

張太太 算命的說他要做法政總長，全世界的錢都要從他指頭縫裏漏出來呢！

祥 嚇！周大璋自己說的？

張太太 算命的說他——是一次說起算命，他笑著說不信這一路，要是他們的話有準兒，他還要做

財政總長呢！

祥 他真做了麼？

張太太 等他做了，還來認得你呢！眼光別放得太近！

祥 那末，聽我說吧，廣告登得太大，那貨色就得打折扣——要我信用放款哪！先得有實實在在的硬貨來買我的信用——

張太太（怒）買賣貨色，我的女兒不是貨色買賣的。

（劉順上）

劉順 老爺，周大璋先生。

祥 才告訴你——我不在家！

劉順 周先生在門口等著您呢。

張太太 看，人家那麼誠誠心心的。

祥 說我已經走了。

張太太 胡鬧，明明你沒出去，人家那麼等了你半天，況且時候也不早了。

祥 得得得，我走了，走了。（取帽下，劉順下）

張太太（高聲）光祖——光祖——（無應者）（下）

（燕華掩上，立婉如前立處——望窗外——）

燕 婉如——婉如——噯，婉如——

婉 叫我？

燕 (惡笑) 快來等著，一會兒就來了。

婉 誰等誰？光祖哥才在樓上等你呢——

燕 別拉扯人家——我說有一個人爲什麼哭了！

婉 我不知道。

燕 我也不知道，怎麼看見人家走了，就會哭——

婉 (撒嬌) 你壞，我打你。

燕 唷，看你這嬌嬌勁兒，你這一下子打下來，還不把人家常頭都酥了。

婉 (擦燕) 燕華姐，你壞東西。

燕 我還不好麼，老老實實來告訴你。不用哭，人家一會兒就回來呢！

婉 誰說的？

燕 我說的。

婉 你怎麼知道？

燕 放心，難道還是人家告訴我的不成？要告訴，不會告訴我呀！

婉 燕華姐，人家跟你認真，你哄人——

燕 呀，我怎麼哄人？你問我怎麼知道，我就不知怎麼的知道了，信不信由你。

婉 你說他還要回來！

燕 當然，到廟裏燒香去的，沒拜菩薩，就是來找香火和尙捨錢給他們的麼？

婉 你說什麼？

燕 告訴你吧，哄得過別人，哄不過我。他哄叔叔出了門，一會兒就回來。（婉笑）這回可樂了！我的小姑娘！

婉 得了，你比我大了幾天——

燕 人間一年，天上一天。你過得天上日子，我二十二歲，你還沒滿月呢！

婉 （抱燕笑）好個老姊姊。

燕 （輕輕掙脫，冷冷）別樂得發了瘋，乖乖的在這兒等著吧。

婉 信你胡說！我偏不等。

燕 也對，快上樓去，洗洗臉，梳梳好頭髮——鼻子都哭亮了，嘴上的胭脂，都剩了些底子了——

婉 （急照鏡）嗐，我像個鬼！

燕 那里越發可憐樣兒，叫人家看著心疼——

婉 （撒嬌打燕）我真要打你，壞東西。

燕 （躲閃）打我有什麼味兒！有別人求之不得呢！



(周大璋上，婉嬌聲驚叫，急跑出。燕照笑。)

燕 周先生請坐啊！她就來啊——正在替您安慰她，叫她別傷心，你一會兒會回來。

周 燕華，你怎麼知道？

燕 對不起，周先生。她是婉如，我不就是燕華（指自己）張小姐，張女士，張先生，隨便您稱呼——

周 燕華，燕華，沒做馮光祖太太之前，還不多叫幾回燕華！

燕 (怒) 大璋，馮光祖太太不馮光祖太太，你沒有資格問，沒有資格說——你愛跟誰好，跟誰好，有你的自由，不用把馮太太名兒加到我頭上來。

周 呀，燕華，還是我錯了？把馮太太名兒加到你頭上，我能做得主麼？我能阻當的麼？我也不敢。

燕 (冷笑) 好可憐的周先生！好個退讓的君子人！

周 燕華，無論我怎麼不好，至少我還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我不如人家，不能跟人家爭。一個男人甘心退

步，在他是多麼丟臉的事，爲了他愛人的幸福，寧可自己做個懦夫，弱者。

燕 (冷笑) 爲了我！爲了我！(背身) 他這一點兒肝胆都沒有，就不敢對自己承認他勢利，勢利

周 燕華，這是你冤我。

周 我沒那麼些閒心思——不過請你少管我的事(下，又回頭)我不要你叫燕華。

周 遵命，張小姐。

燕 對了，周先生（下，又回頭）我再告訴你一句話，馮光祖比你好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！

周 （鞠躬）我恭喜你，張小姐。

燕 對了，恭喜我！過幾天叫你看我做馮太太呢！（下）

周 （點頭贊嘆）天下事豈能盡如人意——（躡上躡下）燕華，唔，不該錯投了爹娘——那有什麼辦法——

（婉如急跑入投入周臂內）

婉 大璋，大璋——

周 我的小婉。

婉 我以爲看不見你了，偏偏的爹會回來——

周 我肯不看見你就走麼！

婉 從昨天晚上你走了，我心上一一直在跟你說話，你聽見麼？

周 我自然覺得——

婉 我在叫你，叫你快回來。

周 我覺得你在叫我。

婉 是麼？大璋，你一走，把我的心拉得那麼長，那麼緊——你這個心就是個壞東西——把人家的

黏住了，帶走了。可是不能連根拔了去，不是就得像牛皮糖似的越拉越長麼？拉成了一條絲兒飄飄蕩蕩，沒著沒落的——

周 現在我帶回來還你了。

婉 （搖頭做手勢）牠一圈兒一圈兒圍著你繞著，牠不肯回來了。

周 好了，我來了不是就還你了麼？

婉 （手藏背後）傻子！是這樣還我的！

周 呀，小婉，別鼓著嘴呀，你說我怎麼樣兒還你！

婉 誰要你還！

周 生氣了？我說錯了話麼？

婉 一點兒沒錯。

周 那麼，幹嗎呀？

婉 你走吧！

周 我走那兒去呀，不是你的心的把我捆住了麼？

婉 你早還我了。

周 嚶，孩子，我還給你的，是我的心。

婉 誰要聽這老套兒的話人家老老實實心上怎麼樣兒都告訴他——他心不在焉，拿這種套話應酬我。

周 呀，小婉，你的心給了我，我的心還給你，還不對麼？

婉 對極了。這樣照規矩的話，還有錯的麼？

周 你叫我說什麼新鮮話兒呢？

婉 你心上沒有，就別說！

周 怎麼沒有呀，我滿心的話，可惜我不是個七竅靈瓏的聰明女孩子，不會像你這樣細膩婉轉的說。

婉 誰要你說女孩子話！我又不是男人。

周 那麼我說男人話了——可知道我這粗男人，沒有話，看見你，只想一口水吞了你。

婉 (笑轉身) 吞呢。

周 (笑) 吞下去怕化了，還是香花供奉，讓我早晚磕頭禮拜。

婉 拜呀。

周 (屈膝吻婉手，婉大笑) 這回可不生我的氣了。咳，小婉，差點兒把我一肚子話都嚇跑了。

婉 什麼話呀，反正沒正經話。

周 很正勁的事情跟你商量。

婉 (雙手掩耳) 不愛聽。

周 我一會兒就得走呢。

婉 不準走。

周 小婉，好好兒聽我說。

婉 不肯。

周 別胡鬧，孩子，我認真呢！

婉 人家昨天晚上等他到今天，好不容易來了，又不能說話，跟他打無線電，他又不會接，給爹檢查了去，回頭還要聽他一大頓教訓呢，這會兒還要講正經事！

周 聽著呀，小婉，就是咱們倆的正經事啊。

婉 那還有什麼商量的。

周 真的麼？沒問題了？

婉 有什麼問題。

周 你爹不反對麼？

婉 讓他反對去。

周 那我就不能來看你。

婉 媽媽早吩咐過門房，誰又不讓你進來——

周 來了又不能見你，躲躲閃閃的。

婉 那才好玩兒呀。

周 (瞪目良久) 照你說，你喜歡你爹反對我了？——咱們結婚，就得瞞著你爹，偷偷兒結去？

婉 (笑) 對了！像電影裏的人那樣，偷偷兒一溜，好玩兒！

周 回頭爹不承認你，什麼都不給你，看你怎麼過！

婉 怕什麼？你有錢，我有錢。

周 你的財產，你爹可以不給你。

婉 早已給了我了，單契都在我那兒。

周 你的現款呢？

婉 反正你有。

周 我？我的家產，再多些也沒用，都在我媽媽手裏呢。我自己的，夠咱們什麼用。

婉 那我只要預先支下些。

周 哈哈小婉，你真計劃得不錯，可是你爹將來不認你了。其餘的產業都不給你了。

婉 不會，爹怎麼也不會不認我，他不認，也不怕，還有你的呢。

周 我可窮得很呢！

婉 別裝窮了，你媽媽等你結了婚，總得交給你。

周 我媽媽利害著呢。

婉 我不怕，反正我早說過了，我不到你們家做媳婦兒，你們大人家長輩多，規矩大，我不來。

周 當然，咱們得做個小家庭。

婉 (笑) 可是你媽媽要來呢——

周 她不會——她住娘家——也就是跟我妹妹同住——我妹妹就是嫁我姑表兄弟的——就嫁

在我媽媽娘家，你懂不懂？

婉 可是我——我要跟我爹爹媽媽一塊兒。

周 你不是逃走了麼？

婉 我才不急什麼！爹反正是要我，只要我聽他話，他立刻就什麼都答應我。

周 可是，小婉，你不知道，我有時候真是爲難，朋友們不知道咱們的事，老替我介紹女朋友——替人

家介紹我——今天這兒請，明天那兒請，不去得罪人，去了也得得罪人，回頭問我什麼小姐中意麼，

我真不知道怎麼回答，——心上有了小婉，眼睛裏還看得見誰！

婉 那你不曾說你已經訂了婚了，這戒指不是你給我的？(舉示戒指)

周 我怕你爹不承認——

婉 噯唷，大璋，怕什麼！——別儘說這些廢話了——咱們到草地上走走去——（拉璋同下）

燕（自後出）（凝視窗外）好啊，好啊！（點頭）好啊！

——幕——





第  
二  
幕



佈景

周大璋家——周大璋舅舅所開雜貨舖樓上樓面一間，臥房兼廚房，床上掛布帳，旁搭帆布床，沿牆雜置臉盆架、煤爐、木箱、碗碟、刀、鍋子等什物，周大璋母坐煤爐前小凳上扇煤爐，樓下人聲：「樓上周家有人麼？」另一人：「周大璋從來不在家，找他老娘沒用。」

周母 (向樓下) 找周大璋他外邊事情忙呢，總不能整天在家守著。

周妹 (外) 娘，對門水菓舖討賬。

周母 什麼賬——你就替你大哥先付了——

周妹 我那兒來那麼些閒錢。(罵自己的孩子) 滾開點兒，小鬼——(兒哭)(打兒)

周妹 (外) 打死你，打死你——(兒大哭)

周舅姆 (即周妹婆婆) (在外，高聲) 周大璋周大璋好個能幹兒子，好個能幹兒子，白白的生了那麼

個能幹兒子，還要靠女兒！

周母 (跳起，挾蒲扇至門口，向外高聲) 靠女兒！人家女兒能養娘呢，養了女兒給人家做孝順兒媳婦的！  
周妹 (外)(打小女兒) 打死你這賤丫頭，哭啊，你哭啊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養了你女兒什麼用，給人家當老

媽子的，給人家當奶媽子的，給人家當管家婆子的，你乘早替我死乾淨了，省得你大了左右做人難，（打女兒）要你女兒什麼用，要你女兒什麼用。（外女兒大哭大叫）

周舅姆（外）好媳婦兒，手下放輕些，打壞了自己的千金小姐，心疼不到旁人，明兒她學了祖姑太太好樣兒，跟著女兒住娘家，看你們祖孫四代同住一堂呢！

周母（向外高聲）住娘家！有我住！不比那沒娘家的回不去！

周舅姆（外）我們姓吳的，住吳家，沒什麼撐了東家門，靠著西家牆！

周母 左靠右靠，總是一個靠人，頭號福氣靠爹娘，二號福氣靠男人養。嚇，吳家的家私，是誰紅轎子前面抬過來的嫁粧麼？

周妹（捧女兒上）娘，少說一句吧。

周舅姆（在外）對了，靠爹娘，養了兒子什麼用？能幹兒子別說了！我們兒子比不上周大璋，做娘的還沒靠他呢，已經站不住腳了。一天到晚做老牛，還要看媳婦兒嘴臉——

周母（對周妹）叫你娘少說一句！我多說了那一句？

周舅姆（外）靠女兒是貼皮貼肉的，靠兒子是隔了一層的了，先得靠媳婦兒呢，來，來，來，小毛兒別哭——（兒住哭）跟奶奶出去看哪，去，明兒掙掙氣，別養兒子，別娶媳婦，靠著你女兒，才是你福

周母 (向外) 我福氣住我的娘家，沒靠上女婿——(向周妹) 她能回娘家住一天麼？自己偷偷摸摸

貼娘家，倒來跟媳婦兒鬧什麼！就是大璋問娘舅借了幾個錢，總是要還的。不還也，只算娘舅照應他，不用她朝也吵，晚也吵。

周妹 算了，大哥不掙氣，叫人家也難做人。

周母 唷，姑奶奶，你也來派大哥不是！怎麼不掙氣了？不成我女兒嫁了娘家姪兒，我就不能回娘家住住，要害我女兒難做人！我幾時使了女婿的錢了？

周妹 娘，真是誰跟你算賬來了，囉嚙什麼！

周母 這屋子是你公公留給我住的。他心上有我這妹妹，旁人又怎麼樣。

周妹 這話說牠幹嗎，你又沒知道怎麼回事兒，也來尋我的氣。

周母 還不是大璋欠了什麼賬借了你們錢。

周妹 早就在吵，大哥借了我一只金戒指——就是那手拉手的佛手戒——偏偏我們老太要我這個戴了燒香去，我不敢說是大哥借了，只說是沒錢使當了，她就說我當了錢貼娘的。

周母 大璋要你那戒指幹嗎呀？你也糊塗，待會兒沒了，我可不管。

周妹 他說借去做個樣兒——(側耳聽門外——低聲) 在下面——我走了——又說我孩子不管，吃悶飯，不動手——

周母 對她說，那是你命裏的福氣。靠她媳婦兒命好，一家子興旺發財，金子銀子往床底下塞——

周妹 娘真是那兒來什麼金子銀子——

周母 告訴了你真話吧，別說現在，就是從前，你們家就不錯，就是做女兒的沒份兒！你爹那邊窮，我爹只肯配著財禮賠嫁粧，怕傷了自己家的元氣。

周妹 說是金器賠了你不少呢！

周母 那裏的話？老實對你說了吧，女孩子總是別人家人，不肯多給的。有什麼，都要留著兒子孫子娶媳婦兒用，寧可給媳婦兒孫媳婦兒，她們倒是自己人，女兒是什麼？別姓的人！

周妹 可不是，娘的首飾都是大哥的，我有麼？

周母 呀，呀，好姑奶奶，倒說起我來了，我怎麼還錯待了你？我還有什麼首飾，不是都兌了錢給你哥，哥唸書去了。

周妹 我就沒得唸呀。

周母 啊呀！他到底是我的兒子呀。我們周家窮雖窮，到底是世世代代的唸書人家呀。

周妹 得了，誰家不唸三句書，就算唸書人家了！總共那一個祖宗做了闊人家賬房，替人家收收田租，靠著東家，兒子做了個衙門裏書辦，一家子有了兩三只冷板凳，倒像世世代代做什麼大官的了，什麼呀，我就不希奇！

周母 你不希奇！是誰讓你抬得起頭，說得響這句話！還不是做娘的想得到，把你嫁回自己娘家去，有得吃，有得穿，吃飽穿暖了，誰不會唸書——你伯母嬸嬸看不起我娘家做生意的呢！到底富富足足的是生意人家！

周妹 所以我們老太也說呀，唸書人家，什麼希奇，又酸又窮，偏會擺臭架子——

周母 (勃然) 那我倒又要說了。窮雖窮，到底是我們唸書人家人，不能和穿圍裙打算盤的比。嗨，我們大璋時運沒來呢，委屈在這兒過幾天，等他一朝發蹟呀，不是我說，你們靠他的地方多著呢！就窮呀酸的一副勢利眼睛！

周妹 噯，娘，跟你說話，一會兒幫東，一會兒幫西，我湊著你說呢，你又回過頭來咬我。

周母 這是真話呀，你是嫁出門的女兒，心上護著別家人了。娘的話，反正是不入耳的了。

周妹 你也在幫著你婆家說話呢！

周母 我的婆家，不是你的娘家。

周妹 我的婆家不是你的娘家——得了，小毛兒要吵了，我得去了。(拂然下)

周母 (嘆) 女兒呢，——只嫌娘家錯待了她，——靠娘家呢，她們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，只嫌女兒身上多賠了錢——

(外周大璋舅母高聲) 生了四條腿，四處跑著玩兒吧，我這兒生了四只手，掃地煮飯洗衣裳，還要替媳婦



兒抱丫頭。

（周妹罵兒打兒聲，小兒哭聲……哭吵聲中，周大璋持油漬紙袋上）

周大璋 娘，快來，好點心來了，大肉饅頭！

周母 什麼時候了，還吃點心。

周 嚇，娘啊！——看著實在好，熱氣騰騰的，一蒸籠一蒸籠——一口一咬啊，裏面的汁直淌出來——可惜拿回來冷了。

周母 （高聲向外）小毛兒，小毛兒——

周 （怒，關門）我孝敬娘的，他們小毛兒有得吃呢。吃什麼，喉嚨裏就哽住了，快叫小毛兒來吃——

周母 怕吃不下，吃晚飯了。

周 什麼吃不下的。（授母紙袋）

周母 （拈出小饅頭一枚，熟視袋內）就是一個？

周 哎，我剩兩個呢——（撕開紙袋，搖頭）這一個就夠貴的了，從前可以買一擔挑了。（母吃饅頭）怎麼？味兒不錯吧？

周母 （啞舌）這鴿子蛋似的買牠幹嗎，還給了你個紙袋兒，這裏面至少一二十個呢。

周 那裏！紙袋兒是看人才給的。看我這樣兒，可以叫我肉饅頭托在手裏麼——唷，真的，快替我瞧瞧

這兒濺了一點油麼？趕快——棉花，擦油藥水——送到店裏去，別說價錢大，我還沒替換的衣裳呢，就剩了這一套新的了。（脫衣褲，換舊布衫外罩母背心）

周母（取棉花，擦油漬）又在那兒吃了好東西，油多得四處濺——真的，大璋，你拿了大妹的戒指幹嗎的？

周 別問，過兩天告訴你。

周母 舅姆在吵呢。

周 我替她平氣去。

周母 不要你再去多嘴了，大妹沒說是你拿的。

周 就說是我借的，怕什麼？

周母 咳，大璋，她當著婆家人，總得替娘家掙氣。

周 當著娘家人，又替她婆家擺闊。

周母（嘆）這就叫一女要爭兩家氣啊！你不替我爭氣，叫這兒人笑我靠娘家，叫你們周家人笑我娘家靠不上。

周 娘又來了，別說這短氣的話，有我在這兒！做了我的娘，還怕沒處靠！

周母 留洋借你舅姆的錢，還不知幾時能還，聽你舅姆日日夜夜的吵。

周 那算什麼！等我周大璋一朝得志，那幾個小錢的債，算什麼！舅舅不要我利錢，我加三倍利錢還他。

周母 一朝得志——（嘆）你的薪水不夠零用，米都沒了，豆腐青菜都吃不起呢，夾點兒麵格苔（開

鍋，盛碗內，置筷碟……）

周 不錯啊！（坐下）不比青菜是青菜，豆腐是豆腐，吃麵格苔呀，心裏想什麼味兒，嘴裏就是什麼味兒。

周母（舉箸）今兒的麵粉酸的。

周 別想牠酸——噯，娘，我講你聽——今天我在張家吃飯——便飯，六個菜，我說給你聽啊——炒蝦仁兒，一大團一大團，硬硬的肉，按下去會彈起來，咬下去有勁兒——又鮮又膩——油炒得滾燙滾燙——一盤兒油雞，肥肥嫩嫩的，就跟這個一樣嫩——那香酥鴨子更好，皮是鬆鬆脆脆的，肉呀，一爨就下來，還有一大盤兒東坡肉——大塊大塊的肉——

周母（咽口水）張家又請你吃飯。

周 這時候還留我吃晚飯呢，我怕你一個人吃飯沒味兒。

周母 落得吃他們呀——他們又不乎你一口的吃。

周 我陪著你呀——要不然，外面還有應酬呢，一個朋友約我在梅龍鎮吃酒，一個約我在D D S吃西菜。

周母 就是那個要開公司的你那新事情有了！

周 至少一個襄理。

周母 多少錢呢？有一二千麼？

周 何止一二千！上萬呢！

周母 (躊躇半響) 哦！倒還說要等你一朝發跡呢！這可不是書包翻身了麼！上萬塊錢！

周 這就算書包翻身了！這事有什麼希奇，成就不成，我才不在乎呢！

周母 做長下去，一年兩年，咱們這一份人家就算撐起來了。

周 那算什麼，上次一個銀行請我做總經理，我都沒去。

周母 爲什麼不去？

周 一個人總得留點兒身份，做了小事，還能做大事麼！

周母 有多少錢呢？

周 就是錢多也不去，那董事長看中了，我要把女兒硬塞給我呢。

周母 哦，就是你從前說的董小姐——比姓張的有錢麼？

周 錢也有，可是脾氣太大，相貌也平常，我受不了她。

周母 從前那個金小姐呢——

周 ——她——(搖頭)像她那種女人太多了——

周母 張小姐你算是看中的了！

周 還沒看中呢，等我幾時看中了，就娶她。

周母 他們張家倒肯了。

周 十肯萬肯，就怕我不要，所以把我抓得那麼緊。

周母 他們挑個窮女婿，省些嫁粧。

周 嫁粧是不省的，花園大洋房，幾十幢的弄堂房子，汽車，金條——首飾——單講金鋼鑽，就值好幾百萬呢！

周母 就肯給她那麼些！千千萬萬數不清了。

周 是啊，所以我說呀，幾千塊錢，算什麼呀！等我有了千千萬萬，再去做事賺錢，那錢也就是萬萬千千的來，不像現在辛董不賺錢，累得滿身大汗，不過幾十幾百。

周母 噯，大璋，那你就發財了！

周 是啊，發財了。你要吃什麼，就吃什麼，要穿什麼，就穿什麼，大花園兒，大洋房，大汽車，汽車夫穿著新號衣，管你叫老太太，扶你上車下車，丫頭老媽子來伺候你。（二人食畢，母洗碗，大璋擦碗）

周母 一天做累了，就叫阿妹來，搥搥腿。

周 還做得累！躺累了，叫丫頭搥腿，老媽子泡參湯。

周母 大璋，這就叫書包翻身了。(周世奎開門探頭)也算我熬了半世，什麼苦沒吃過，什麼氣沒受過，也算兒子發了財了！一手五個指頭，就抓上千千萬萬的錢。

(周世奎捧水煙袋上)

奎 大璋發了財了？

周母 叔叔，吃了晚飯麼？

周 叔叔，坐啊，吃了晚飯吧？

奎 嚶，你們發財人吃晚飯。我們是老南瓜煮麵條兒，胡亂塞飽肚子算了，還怕吃不飽的日子呢。

周 我們也沒什麼吃的，魚呀肉呀，吃厭了也沒什麼味兒。

奎 喝，大璋，你換了新飯盤了？

周母 (斟茶上) 還沒呢，老地方——

奎 我聽說——聽說保險公司你那事換人了。

周 誰說的？

奎 我們大女兒，就在你們經理的姪兒家當家庭教師——聽說經理怪你辦事不認真，遲到，早退，

——專追女人——

周 哈哈！叔叔，那兒來的笑話！我要辭職，他拉著不肯放，我好些別的事，一時都不能就呢。

奎 啊——啊——我就知道你是有了金飯盃了，怎麼個事啊！

周母 事情有好幾個呢，我們大璋也是胃口太精，我說呢，幾千塊錢一月也就好了。

奎 幾千塊錢還不好麼！像我呀，也算是唸書人末路了。跑到店裏寫賬去了，眼看東家賺錢，自己只圖一個半飽，一家七八口人，柴米油鹽，總是一個不周全，（嘆）這日子怎麼過！

周母 泥蘿蔽，洗一節吃一節罷了。

周 叔叔不想換個生意？

奎 對呀，大璋，這真是知心之談，我就是這麼想——

周 怎麼想？

奎 想做做生意去。我聽說你那飯盃兒砸了，所以來找你合股子。

（周傲然微笑）

奎 當然你是有別的好飯盃呢！可是不要緊，咱們這個就算個副業，我們店裏人都做——

周 做什麼呢？

奎 什麼都行，你只要本錢，不論買下些什麼，床底下，桌子底下，堆牠幾天，再賣出去，總會賺錢。咱們倆合了股子，就可以進貨去。

周 好是好啊，可是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——

奎 大璋你放了心，錢是穩賺的。我告訴你啊，現在我知道一注便宜貨，比市面上便宜三成，咱們要買下來啊，過幾天就是個對本對利。

周 那好極了。

奎 是啊，咱們就去定下來，七萬六，先付一半。

周 可是，叔叔，我有言在先，我手邊兒沒現款。

奎 那裏的話。大璋，你也太心細了，我告訴你穩賺。

周 那末，叔叔你先付了你份裏的那一半兒，等賣了以後，再在我賺的份裏扣下那一半兒。

奎 哈哈大璋，好算盤，你這發財的姪兒還來占窮叔叔的便宜！我有了那一半的本錢，還來合你麼！

周 叔叔總是有本錢，才想做生意啊！

奎 大璋，別說笑話，我知道你手裏寬著呢，所以來找你。

周 不瞞你叔叔說，我窮得一個子兒都沒有——

奎 大璋，這真是發財人的話了。越發財越裝窮了——這樣——你拿出七萬六的一半兒，等賺了錢

咱們四六份兒——你多一份兒利錢——你不在乎呀，咱們一家骨肉，總得幫幫忙，就是你小時候沒了爹，做叔叔的怎麼招呼你來！

周母（正在爐旁收拾什物——大聲）這倒我要說了，大璋沒靠上叔叔什麼，從唸小學起，都是我們娘



家照應的，雖然沒有讀出什麼學堂憑據來，也是他心大膽大，問舅舅借了錢，到外國去洗了個澡，鍍了個金身回來。能幹兒子是我生的，我養的，沒沾了周家什麼光！

奎 大嫂子，別說能幹兒子，就是你這賢德媳婦也都是周家祖宗積德修來的。唉，咱們總是一家人。

周 一家人呢！我身上沒了錢，周家誰認得我。

奎 唉，大璋，逢到不如意人，別說趁心的話。我這叔叔是一輩子的不得意，沒力量照應人，不是我發了千千萬萬的財，眼看著你挨凍受餓，不認得你。

周 我要發了千千萬萬的財，三千五千，算什麼！不用叔叔來借。我還送上門呢！

奎 不是問你借，不過跟你合個股子。就算是借，也是要加了利還你的。

周 噯，叔叔，賺錢生意，我還不想做麼！實在是手邊兒一個錢沒有。

周母 (大聲) 豆腐青菜買不起，吃點兒鹹湯麵格荅。

奎 那是大嫂子會當家——嚇，大璋，有錢人誰把錢帶在身上麼！不過是周轉得靈通吧了。

周 唉，我要周轉得靈通，還住在這個小洞裏麼！背了一身債，到處受人氣。保險公司要辭退了我，我們就得餓起來了，還有什麼本錢做生意呢？

周母 (慌) 啊呀，大璋，那麼，那個什麼廠的襄理的事呢？

奎 大璋做了什麼廠的襄理了？

周 什麼廠就和咱們的股子一樣，還沒個著落呢。

奎 大璋，（搖頭不信）原來你在做襄理！我是知道你好著呢！那一點小小數目，就那麼爲難。

周 笑話，叔叔，廠還不知在那兒，做什麼襄理。

奎 哈哈，大嫂子，你聽聽，襄理都有了，廠還沒有，哄誰！

周母 廠是自然有的，等大璋還清了債，自然要幫你忙的。

周 叔叔別跟娘攪，她弄不清楚。

周母 怎麼我弄不清楚！不是你自已說的做了襄理了。上萬塊錢一月——

周 可是我說事情還沒成功呢，股子沒有。我預備拉張祥甫，張祥甫又是個精明鬼——這事情早吹

了。（對母）我不是對你說這事成不成我不在乎麼？

周母 那麼，還有那銀行的總經理呢？

奎 哦，總經理呢！

周 娘，你別胡攪，那兒來什麼總經理，我又沒去做。

周母 呀，就是那個要你做女婿的董事長叫你做的——

周 我不是說我不要那小姐，我不去做麼？

奎 喲，大璋（點頭不勝艷羨）一個人到底是要到外國去跑一趟，回來現現成成的襄理啊，總經理啊，還

有董事長把小姐送給他啊——

周母 還有張家的小姐呢！脾氣好，相貌好——賠嫁的田地房屋，金珠寶貝，不知多多少——

周 嚶，娘——

周母 我總沒攪錯了。

奎 大璋，何必瞞得那麼緊。享了現成福氣，也讓別人沾點兒，散散福。祖宗的積德，給你一個人佔盡了，也不要眼睛裏沒了自己一家人，祖宗心裏也不答應。

周 祖宗！祖宗！我享了祖宗什麼現成福氣？人家是生出來就是供在千萬人上面的，我是一步一步爬都爬不上。明知人家瞧不起我，人家討厭我，人家猜疑我；我得厚著臉向上爬啊！現成福氣呢，人家祖上做大官，咱們祖宗是什麼？就出了一個書辦大老爺！人家田地房產，咱們呢？頭頂上沒一片瓦，腳底下沒一方土——福氣呢！我從小到大享過什麼福氣，我是仰著頭在地下爬的。讓人家唾，讓人家踹，成功了看人家鼻子裏出氣，失敗了看人家笑。

奎 何必牢騷呢，到現在不是苦盡甘來，出了頭了。

周 出頭了，那麼容易！人家是現成的中學大學碩士博士，我是借了錢坐一趟大船，外國頂便宜的地方混上半年六個月，別說碩士博士，就是中學文憑都是借來的，我靠了誰享了現成福氣了！只有現成的笑罵——

奎 唷，唷，大璋太謙了！笑你罵你，還把女兒送給你呢！大嫂不是麼？

周母 那倒是——人人都服他的，都知道他將來大雷大閃的幹大事呢！這個女婿是家家搶的。

奎 那麼大嫂子，你們就要喜事臨門了？

周母 可不是——說起我倒又要上心事了，這屋子還得收拾收拾呢——又沒錢——我告訴你，大璋沒錢是真的——慢慢兒錢是會有的——有了自然不忘了你叔叔——

奎 大嫂說得好，真要這幾天手裏不方便，收拾房子的泥水匠人，我倒認得，叫他們先來做，你們慢慢兒還錢——新娘子過了門，別忘了我這窮叔叔就是了。

周母 那裏的話，叔叔總是叔叔。

周 (忿忿) 叔叔不用忙，新娘子也不過門的，我也沒錢收拾什麼屋子。

奎 新娘子不過門？

周 人家寶貝女兒不出門兒的。

奎 那麼那些嫁粧也不帶過來了。

周 房子地皮怎麼帶呀。

奎 她不過來，你呢？到女家去住？

周 管我麼？

奎 你娘呢？也帶到女家去！

周母（大聲）那是我死也不去的，只有媳婦兒到婆家來，沒聽見過什麼婆婆上媳婦兒家去的。

周 娘鬧什麼，沒叫你去呀。

奎 你娘還是住這兒！

周 自然住這兒。

周母 你呢？

奎 他不到女家去，郎在東，姐在西，也能成親麼？

周 事情遠著呢，忙什麼！

周母 噯，大璋！這個事情得講講明白呢！到媳婦兒家去當婆婆，我是不去的。

周 你放了心，決不叫你去。

奎 大嫂子，你聽明白了麼？叫你住在這兒，靠女兒，你兒子出去贅給人家做女婿，可是不是？

周母 那可，我拚了這條老命，也不能答應。我守了這一世的寡，養得你這麼大，好容易菓子熟了，有收

成了，你倒飛出了老窠，不理我了。

周 娘，這是那兒來的話，事情遠著呢！

周母 遠著，遠著，我可做事要乘早——我一頭撞到張家去，先跟他們講講清楚——（整衣梳頭抹臉，

作欲出門狀，向門外高聲）大妹，大妹，你來。

周 娘幹嗎？

周母 我到張家去。

周 （笑）張家在那兒？

周母 你說我不知道哪！你妹妹看見過你從張家出來，她知道——（向外）大妹。

周 娘可瘋了，你去幹嗎——

周母 乘早，跟他們講個明白，別一頓中飯一頓晚飯的把我兒子絆住了腿，釣魚似的把個小姐來釣

了我的兒子去。沒那麼便宜的事，能幹兒子我生的，福氣我享的。（周妹上）

周妹 娘叫我？哦，叔叔在這兒。

周 大妹，你說呢，叔叔好好兒的把娘挑瘋了，我沒錢借給他，叔叔不該離開我們母子。

奎 嚇，嚇，大璋！這是什麼話，你們娘兒子吵架，怎麼把我來踹腳。

周母 （大聲）大妹，你聽聽，大璋要扔了我到別人家做女婿去了。

周 那是叔叔說的。

周妹 啊呀，大哥，你是拿我那戒指送了人了！

周母 那就更好了！你們新法子，送個戒指就算夫妻的了，你過好日子去吧，把娘扔給妹妹了。

周妹 大哥，那可不成哪！不是我做女兒的不肯養娘，這多少年來，娘一直在我這兒，叫我朝朝夜夜聽婆婆罵人，這日子可不好過呢！

周母 (哭) 我這條老命也不用活著了，女兒也嫌我，兒子也多我，我去問張家小姐要一根頭髮絲兒來上了吊吧！

周妹 我並沒有嫌啊。

周 這都是那兒來的話——

奎 大嫂子，這時候了，到張家去不方便。明天後天，慢慢兒再說。大璋大妹，都不會虧待你——大妹——來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——

周母 大妹別走，我想來想去，我不放心，咱們立刻去——

周妹 那兒去？

周母 陪我到張家去，你認得——

周妹 這時候，張家去？我才不去丟臉——叔叔來，咱們下面去喝杯茶吧。(與叔同下)

周 娘！怎麼好好兒的聽叔叔挑撥，我會扔了你麼？

周母 我越想越對了，闖人家小姐，怎麼肯嫁到咱們家來，自然是把你費過去。

周 你不放心，我就不娶她，我告訴你還沒看中她呢。

周母 一個年輕輕的小姐，裝得花朵兒似的，朝朝夜夜的迷住你，早晚是要看中的。

周 那麼，我就不到張家去了！

周母 誰叫你不，我又不是不中意那小姐，我就是要跟她們家說說明白！

周 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說去。

周母 (搖頭) 我肚子裏的話，你們誰都不會說，非得我自己去——你不用哄我看中看中——我不信的。

周 好，好，我替你查查曆本挑個好日子。

周母 不用，明天好日子，我知道。

周 娘，我明天替你買一雙新鞋新襪子。

周母 (低頭端詳足上破鞋，嘆) 這鞋倒是見不得親家面了，你明天可別忘了哦，我先問大妹要了地名來。(忙忙下)

周 (擊桌子) 完了，這事情又吹了！(搖頭，半癡) 除非得趕快，趕快，明天不成功就完了。唉！

——幕——





第  
三  
幕



佈景 同第一幕，張祥甫家客堂，婉如站電話機旁，取電話聽筒，又放下。

婉 (恨恨) 大璋！叫你告訴我電話號碼，總不肯，有話怎麼跟你說！(對聽筒) 叫破了我的嗓子，他也聽不見，這是一隻聾子的耳朵。(擰聽筒，望窗外，看手錶)。

(馮光祖上)

婉 光祖哥，你都回來了。

馮 早著呢，就在等人了？

婉 等人呢！我恨死了，——要說話，沒地方說。

馮 沒理由那麼急呀，等來了再說不遲。

婉 就是要叫他別來呀！爹在搗蛋呢，沒出門兒，他今天不出去。

馮 昨天誰叫你隔著玻璃做戲呀！

婉 剛才一個電話一定是大璋的，爹接了去。

馮 啊，大不了今兒一天不見面。



馮 我的意思是——他就算是問你求婚的了？——他有這意思麼？（婉如痴笑）婉如，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？

婉 是麼？

馮 你媽媽知道麼？

婉 自然知道。

馮 我說呀，婉如，到了這個程度，就應當細細研究一下了——就是說呀——周大璋，他是不是真心在愛你。

婉 （拂然）除了你，誰還有真心！

馮 唉，唉，——我不是得罪他——我的意思是——他心上還有沒有別人？

婉 別人都是三心兩意的！

馮 自然，你有把握，就不錯了。因為——因為我——啊——

婉 你怎麼？

馮 我一向覺得，好像周大璋很看中燕華。

婉 （笑）你真是翻了十萬八千里的大筋斗來吃這醋！燕華姐自然哪，只有你的心上人是天下第一。誰都看中她呢！

馮 我不過問問你。

婉 放了你的心！你的燕華對不起，人家眼睛裏就沒看見。

馮 啊，那麼婉如，你再老實告訴我——

婉 問了我半天，原來就因為怕人家看中了你的燕華！再叫我老實說什麼？

馮 你說——燕華有一點兒看中周大璋麼？

婉 燕華姐又不是傻子，她明知大璋不在愛她——

馮 啊——

婉 這可放心了。

馮 也無所謂放心，就是她心上沒有別人，她心上也沒有我。

婉 何必那麼喪氣。

馮 婉如，你說我有一線希望麼？

婉 怎麼會沒希望，她背後總說你好。

馮 (驚喜) 真的麼？

(張太太上)

張太太 是你們倆在商量什麼呢？

婉 光祖哥在探我燕華姐愛他不愛——(馮窘甚)

張太太 (笑) 這可不是自己腿上癢，去抓別人爲什麼不問她本人？婉如，你也糊塗。有你這樣坐在這兒細商量，還不如乖乖巧巧的走遠些，哄燕華來，讓他自己問去。

婉 燕華姐店裏沒放工呢。

張太太 她頭痛，早回來——

婉 (起) 我哄她來——光祖哥，你放心啊，我一定走得遠遠的，決不來偷看你們！

馮 婉如，別胡鬧，我——我沒預備——

婉 那幾句話，你心裏早滾得爛熟了。(笑下)

張太太 預備什麼呀，又不叫你演講，又不是上課教書——不是我說你，光祖，做了一個大男人，見了女人一句響話不會說，這樣拘拘謹謹的，叫誰看中你。燕華什麼了不得，要你護花仙子似的守著她，自己不敢開口要，又怕別人採了去。(笑) 看你這付爲難樣兒！我也走了——(回頭) 大著膽子說——她還有什麼不肯的——(欲下)

馮 唉，——我——我——

張太太 (笑)(仿馮) 「我——我——」我有事呢。(下)

馮 (來回踱步，搓手，一無辦法——掠頭髮，整衣裳，拉領結，坐立不安——燕華兩手抵太陽堂，額眉上)



燕 三嬸呢？

馮 燕華，頭痛麼？

燕 還好，不是她在這兒叫我？

馮 她叫，你到這兒來坐坐，別悶在房裏。

燕 (冷笑) 難爲她體貼周到。(坐，馮爲搬小凳攔脚)

馮 不發燒麼？(燕搖頭)(馮倒開水)喝一口。(燕就馮手喝水)再要麼？(燕搖頭)(馮將水杯放沙發旁小几上，

坐燕旁，燕歛首椅背，瞑目不語)好一點兒麼？

燕 謝謝你。(微笑)好多了。(閉目)

馮 燕華(燕張目)

馮 啊——嗯——哦——好一點兒了麼？

燕 (微笑)又好一點兒了。

馮 啊，燕華——

燕 嗯？

馮 啊——啊——

燕 (張目，故作驚訝)幹嗎？

馮 我——我——（起踱方步）你——你——好一點兒麼？

燕（笑）又好一點兒了——

馮（毅然坐燕旁）燕華，我想跟你談一件事。

燕（稍稍挨近，柔聲）多大的事，那麼認真——

馮 當然，從整個社會的觀點來看，這是很小很小的事。不過，對於那一二個人，是關於切身幸福的，不能不細細討論一下——

燕（微嘆，坐稍遠）請說呢——

馮 你不頭痛了？

燕 還沒有呢——

馮 很好，那麼，我把意思理得清楚些，一共分五點：第一點哪——就是說啊——根本這個問題，值得不值得討論。從前的小姐們，一提到男女婚姻問題，就要覺得不好意思，所以許多很重要的問題，都糊裏糊塗的讓人家包辦去了。

燕 所以當然是值得討論的。

馮 並且是當前急需研究的——那麼就要說到第二點了，就是說這個問題本身——就是說，現在要研究的，是個什麼問題呢——

燕 噫！

馮 現在有許多人啊，主張獨身主義，我們要討論的就是說，一個人究竟應當不應當結婚呢？結婚是一件好事呢，壞事情呢？

燕 噫？

馮 當然是很顯明的。——不用難爲情——無論男人女人，都需要結婚——

燕 得了，我就不需要結婚，我看中了一個男人呀，跟他就跑。

馮 (窘急) 燕華，我們這是討論真正的事情——我沒說完呢——剛才不是說的第二點——我就

先把一個大綱說完了再細細討論吧——第三點是說爲什麼我還不結婚呢？這裏面有幾個理由，我慢慢兒告訴你聽——第四點是說，現在可以結婚了麼？這下面包括兩項，一項是從你的觀點說——一項是從我的觀點說——第五點就是把這兩項合攏——就是說——

燕 就是說我應該嫁給你了！

馮 噫，燕華，我從來沒敢說過這句話。我一向覺得——這個——這個——愛這件東西啊，是頂奇妙的東西，應當慢慢兒培養牠，絕對不能勉強製造。所以我耐心等著你，一年兩年三年以至於五年六年，就是要牠自然滋長發達。這就要回到我們第三點去了——

燕 (站起) 不必了。你爲什麼不結婚，那是你的事。你現在可以結婚麼？那也是你的事。我現在可以結

婚麼？我不用你管！結論是：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，我心裏也沒有那個奇妙的東西，叫我嫁給你——（忿忿下）

馮 燕華——唉——我又是怎麼得罪了她——啊！女人——女人——這是一部神祕的書——

燕 （翻身復上）我要嫁給你呀——除非是我這女店員兒，羨慕做大學生——沒福氣在講堂上聽講，特爲要來從你私家補習。（下）

馮 （張口愕然久之）這這這——簡直是個混賬女孩子——簡直是狠——毒——她破船上壓石頭——還怕沉不下我——她——她——我要再看不破她，我就不是人（坐沙發上抹汗憤憤）（燕又上）還有什麼話麼？

燕 （欲前不前，怯怯然立門側）光祖哥，我請你饒恕。

馮 （不耐）什麼？

燕 我來陪罪——

馮 陪罪？我不懂我怎麼得罪了你。

燕 我對你陪罪——是我一時不知怎麼的，對你那麼無禮。

馮 （默然）

燕 我很不應該那樣——

馮 (嘆) 那是我該得的——

燕 我當初——我下來的時候，滿心預備來答應你的。

馮 (茫然) 答應我？

燕 我知道你意思，我預備來答應你的——

馮 (驚喜起立) 燕華！你是故意叫我先吃些苦的，再給我甜的！

燕 (退一步) 並不是——我是誠心來向你賠罪。

馮 (拉燕) 還有什麼罪可賠！燕華，只要你答應我，我每天任憑你打，任憑你罵，我也甘心，我也情願。

燕 光祖哥，我實在是不能夠，雖然我誠心預備答應你——

馮 那是爲什麼，燕華？燕華，你就沒肯聽我說完第三點——

燕 (怒聲) 第三點！第四點！有這樣的求婚麼？

馮 就爲這個生氣？

燕 也並沒有生氣，可是 (沒好氣的笑) 我告訴你，不是那樣的——

馮 還有一定的方式不成！唉，燕華，你都是多看了電影兒，以爲求婚一定得裝出許多浪漫的姿態，說

燕 這話不用再說了。實際上，一個真心誠意的人——

馮 爲什麼呢？

燕 我不能夠——怎麼也不能夠，雖然我竭力叫自己愛你。

馮 這又奇怪了，既然是不能夠愛我——爲什麼又竭力勉強自己——

燕 那還不明白麼，我應該愛你——這多少年來，除了你，有誰顧憐我？我爹娶了後娘，心上早沒了我。

馮 三嬸三叔，也不怎麼理會我，只有你，關心我，幫我，管我，我就不知道感激麼？

燕 可是燕華，感激不就是愛，我絕對不贊成一個女人爲了感激而犧牲自己。

馮 我現在想想，爲了感激，爲了報答你，我就應該不嫁給你——我這脾氣，我自己還不知道麼——

燕 誰要娶了我，就夠他受的！

馮 哎，燕華，你是爆仗脾氣。

燕 一點兒不錯，我就是個大爆仗，心裏埋著火藥，裹在這一層層粗厚厚的紙裏，面悶得慌，只等火

藥點上，砰！拍！讓我裂開，讓我飛起來，讓我身子燒成一片兒冷灰，我才輕鬆了，暢快了。

馮 我就愛你那樣——

燕 你受不了我，我要虐待你，糟塌你，欺負你，你越好，我越要搓揉得你苦——我不是你的好太太

馮 ——要單爲我自己著想，嫁了你還不好麼！可是我不能——我不能愛你——

馮 因爲你愛別人！

(燕默然)

馮 燕華，我一向知道的，我不如周大璋。

(燕默然)

馮 可是燕華，你可知道——婉如告訴我，他們已經等於訂了婚了。

燕 我早就知道。

馮 知道了，就應該束住自己的感情了，別讓黃河之水決了口。

燕 我向來是決了口的水，管不住自己。我願意愛你，我不能。我不願意愛他，我也不能。經過了方才的

事——我越發知道，我這決了口的水怎麼也束不住。周大璋是我的，我非嫁他不可。

馮 我很同情你，我決不埋怨你——可是——我這是放開了自己說話——他們畢竟是成功的一

對了，姑夫目前不答應，他拗不過婉如，早晚是要答應的。你不能走到他們中間去了。

燕 (冷笑) 爲什麼不能！爲什麼不能！

馮 你不應該。

燕 爲什麼不應該！應該婉如做嬌嬌的小姐，應該我是辛苦勞碌的工人，應該婉如享盡人間所有的

福氣，應該我什麼都沒份兒！捧著她，湊著她！我什麼地方不如她，什麼地方不如她！

馮 燕華，你比她聰明，比她好看。

燕 那有什麼用！這個世界是她的。她有爹媽寶貝，我只有人糟塌我。她要什麼有什麼，我要什麼沒什

麼。她可以不在乎有錢沒錢，我爲了幾個小錢，得把自己的性命割了一塊塊出賣。不是麼？一生不過幾十年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生命分成一天天賣給店裏了。我還有什麼？聰明什麼？好看什麼？不用聰明。人家也說她聰明，不用好看，人家也說她好看。非但聰明好看，她脾氣還好呢，她心腸還好呢，她氣量還大呢！像我這小心眼兒，妬忌人，應該應該地獄裏的火，都在我心裏燒呢！

馮 嚶，燕華，細細想一想，當然也覺得不平，所以這世界上要有哲學，要有宗教——所以——

燕 誰問你所以，我問你爲什麼！爲什麼！（頓腳）

馮 這個——這個——燕華，怎麼對我發脾氣呢！

燕 是要對你發脾氣。你是天之驕子，我就妬忌你。你不是天之驕子，我也恨你——你就糊裏糊塗的，日子過得那麼樂！

馮 燕華，燕華，你這話說得太偏激了。你安知我心上是苦是樂。我臉上平平靜靜，知道我心上是個什麼境地。（嘆）不能都像你，炸彈似的，一碰就炸起來。

燕 好修養！

馮 你氣死也沒用啊！唯一的辦法，是把自己看得和別人一樣輕重。犯不著爲小小一個自己，白操許多心。天的眼睛裏，誰和誰都一樣不在乎！能這樣看自己，你也就沒什麼怨恨妬忌的了！



燕 我爲什麼！天欺負我，我就得格外多照應些自己。天不愛我，我也就不愛自己！只應該婉如有好丈夫，闊丈夫，只應該她的丈夫能幹，他的丈夫漂亮。

（馮嘆，起踱步）

燕 光祖哥，我請你原諒，不是我看不起你。

馮 也不要緊。

燕 不過我——我——

馮 你愛他闊，愛他漂亮，能幹——

燕 那當然，什麼叫沒條件的愛情，我不信。

馮 （嘆）那麼，我是永遠沒有希望的了。

燕 （笑）何必說這怪可笑的話。我早說過，我不是你的好太太，天下女人多得是，就說沒希望。

馮 （嘆）燕華，我沒知道你是這樣的。（嘆）可是我不明白，你到底預備怎麼樣兒嫁給周大璋呢？

燕 我也不知道——不過我要做的事，我一定做到。早些，晚些——

（馮搖頭嘆）

燕 不是那麼困難。大璋，他愛我。我知道他愛我——

馮 我只能希望你成功吧。

燕 不用你希望，你幫我一點兒小忙——

馮 我能幫什麼忙？

燕 你不是要回蘇州去，吃你堂妹的喜酒麼？

馮 我明後天去。

燕 你今天就走——

馮 (點頭) 叫我讓開些——當然可以。

燕 你帶了婉如走。

馮 這不是我的事——她說過不去。

燕 可是，我知道一個消息，她要跟著周大璋跑了，那是不是你的事？

馮 胡鬧，我告訴姑夫去——

燕 不用告訴，你今天帶了她走。

馮 她又不是小孩子，肯讓我帶。

燕 對三叔說去，三叔正在干涉她和大璋呢——噓！三叔來了——

(張祥甫拖鞋上)

祥 (站門口) 婉如！

燕 是我，三叔叔。(詳入內)

馮 姑夫。

祥 哈哈！——我說是周大璋來了呢！(欲下)

燕 三叔叔，光祖哥才在問你醒了沒有，他說今天就到蘇州去，想問問婉如妹妹去不去蘇州玩兒。

祥 今天走得趕快了！

馮 我想帶婉如外婆家去住幾天。

祥 (擊桌子) 那還不好麼！立刻就叫她走啊！就沒早些想到我對她說去婉如呢？婉如——婉如！(下)

燕 看，不是！

馮 婉如一定不肯。

燕 她不敢不肯——你還應該說他們寫信來請三嬪同去。

馮 他們沒有——我不能說謊。

燕 你不是說謊——你是替他們想得周到呀——可是，也不要緊，三嬪不會反對。

馮 (搖頭嘆) 這事我不管，誰跟我蘇州去，就同去。我不勉強誰，也不幫誰。我也不希望什麼，我聽天安排罷了——燕華，我得收拾些東西去。(下)

(燕看鐘，看窗外，立門口，隱約聞樓上祥甫聲——「看看新張子去——買點兒蘇州糖食回來——快——我

送你們去——)

(移時婉急跑上)

婉 怎麼辦呢？燕華姐！爹逼著我立刻到蘇州去。

燕 好天氣，正可以去玩兒呀！

婉 噯——可是——

燕 可是一個人兒不能同去！叫他跟著一同去，多好。

婉 你看，燕華姐，恨死我了，等會兒大璋一定要來的。也許立刻就來了，偏又不能跟他說——

燕 留個條子給他，也請他蘇州吃喜酒去。

婉 (喜) 你說他肯去麼？(找紙筆寫，撕，又寫——) 我不知道怎麼說呢。

祥 (外) 婉如，婉如——

婉 (向外) 來了，來了，(向燕) 急死我了，(撕信) 怎麼寫呢？

燕 就少說兩句。

祥 (外) 婉如。

張太太 (外) 婉如——你還有兩雙新的絲襪子呢？

婉 (向外) 來了，我來了！(撕信) 燕華姐，你替我說了吧——叫他蘇州來——一定來！

燕 我說有什麼用。他不信呢。沒頭沒腦的叫他蘇州去。

婉 那怎麼辦？

燕 得給他一點兒信物。

婉 什麼信物呢？

祥 (外) 婉如，婉如——

婉 來了，爹——燕華姐——怎麼辦呢？

燕 (指戒指笑) 就煩這雙手替你拉他蘇州去呀！

婉 (喜笑) 你這壞東西就想得到！(脫戒指交燕) 你給他，就說——啊，你替我說吧。

(張祥甫上)

祥 婉如，叫你換衣裳去。

婉 不換了。

祥 那麼就走了。東西，媽媽都替你收拾整齊了。(高聲) 光祖！

(馮光祖提小箱上，太太提小箱隨上)

張太太 婉如，——別忘了，過老大房買點兒東西，我已經告訴你爹了。

祥 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還要說多少遍——

張太太 光祖到了蘇州，替我都候候，替你六孀道喜——叫他們上海來玩兒——

祥（頓脚）我總不懂你們這些女人，臨時出門，說話還要結總賬，——來玩兒啊，候候啊！早說了都不算的，一定要拖在尾巴上。走走，走了——

婉（悄推燕）別忘了。

燕 忘不了！

（衆閃然下）（張太太與燕復上）

張太太 燕華，剩了咱們兩人了——打電話約人來打牌吧——

燕 呀！我忘了，好像是婉如說的——是王太太要請你去打牌麼——還是陳太太——請你就去呢——

張太太 一定是王太太，她是坐山的老虎不出門的——我去了，你就一個人了。

燕 我看家——

張太太 那麼，晚飯我不會回來，三叔也不會回來——廚房裏留心常去看看。（下）

（外）我就走了。

燕 知道——（側耳聽張太太出門，看手錶——）都走完了讓我（高聲）劉順，周大璋先生來，請他坐——

坐——（看窗外）（急急下）

(周大璋上)

周 (坐下,自言自語)都出去了——(翻閱畫報)

(燕盛裝上,欲出門狀)

燕 啊呀,周大璋先生!

周 燕華。

燕 真不巧——都出門兒了。

周 燕華,那麼美那兒去?

燕 對不起,周先生,我有點兒小事,不能奉陪——

周 他們就回來麼?

燕 回來!不見得吧。

周 那兒去的?

燕 三叔三嬸送婉如和光祖到蘇州去了。

周 蘇州去?婉如和光祖——幹嗎?

燕 (很神秘的笑) 不知道——

周 張先生張太太也去了?

燕 他們倆是去了就要回來的——

周 啊！  
（沉思）

燕 真的——婉如請你到蘇州吃喜酒去，還有一件事情呢，差點兒忘了。有一件東西，叫我交給你。

（翻手提包，取出一紙包授周）

周 （拆紙包，見戒指，愕然）她沒別的話麼？

燕 （惡笑）她請你蘇州去玩兒——去吃喜酒！

周 你怎麼不去？

燕 沒請我——

周 怎麼不請你？

燕 沒告訴我什麼緣故！

（周默然，玩弄戒指）

燕 一個訂婚戒指啊！還你的叫牠替自己說話的！

周 （強笑）她拿去玩兒的——

燕 （惡笑）看你那樣兒！那麼失望，好像是你的未婚妻給人家搶掉了似的。

周 （強笑）你說我失望哈哈，是你的未婚夫給人搶了我還失望！



燕 我沒有未婚夫。

周 我也沒有未婚妻。

燕 你有未婚妻，就派我有未婚夫！

周 我知道你沒有未婚夫，就自幸我沒有未婚妻！

燕 (冷笑) 自幸！周博士落了空了，大家快來搶他！

周 燕華，是你落空了，我來搶你。(拉燕手)

燕 (揮手冷笑) 對不起，周先生，我還有一個約，失陪了。

周 燕華，不準走。(拉燕) 告訴我，你有什麼約，我不讓你走。

燕 (笑) 看我的律師去，看我的財產經紀人去，再到銀行保管箱裏拿東西去！

周 燕華，你看誰去？

燕 我說了。

周 你在胡說。

燕 當然哪，是胡說，要是真的話，大璋會把我派給馮光祖麼！

周 燕華，燕華，你太看輕了我。我的愛，是一斤一兩稱著賣的麼？你明知我愛的只有你，我所以退步，不過是爲了你的幸福。可是我忍不住還是要到這兒來，不能看見你，也能夠偶然聽見你，時刻覺到

你——這是多矛盾多可憐的心思——我還有自尊心，怕人家笑——我得借一個名目——算是看看婉如。婉如沒腦袋的一頭小兔子罷了！她是金子鑲的，她就能跟燕華比！我就能給她買了去！燕華，除非是爲了你的好，我甘心退讓——我周大璋從沒有對我的環境低過頭——除非是因爲你，你不肯支撐我。

大璋，你也要誰支撐！

周 我有時候累得撐不起——我夢想要一個軟軟的胸口，能夠讓我埋下臉去，讓我任性的哭哭笑笑——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硬殼的空管子，外面雖然是一層硬硬的殼，裏面都是空的，餓著要點兒軟的東西填進去，填滿牠（摟燕）讓我在你面前，做一個頂沒用頂可憐的東西，只要加進你一點兒同情，我的柔軟，我的脆弱，立刻會凝固得鐵一樣硬，燕華，你是我的。（吻燕）

燕 （半推，柔聲）大璋。

周 永遠永遠是我的，（爲燕戴戒指）既然你叫牠訂婚戒指，這就是你的。（吻燕手）

燕 （枕周肩）可是大璋——（弄戒指）（嘆）明後天我的爹也許要來上海，要逼我回去，也許有原因——你知道我不願意回去。

周 咱們結了婚渡蜜月去！

燕 大璋也想結婚麼？他不是知道我是個傻女孩子，在跟我玩兒麼？

周 燕華——摸我的心，我是跟你玩兒！

燕 可是，就那麼容易，明天就結婚！

周 除非你怕，你不敢！

燕 我怕什麼！我要怎麼，我非做到不可。

周 那麼燕華，咱們今兒晚車到杭州去。

燕 杭州去？

周 遊西湖去！

燕 啊！

周 咱們立刻就走！

燕 你認真說走就走？什麼都不預備？

周 都在我身上。你帶了你的東西，到車站去，我到那兒會你。

燕 就是下一班車？

周 機會難得，燕華，錯過就沒有了！現錢有多少，帶著。

燕 自然。

周 我立刻回去籌備一切事情——燕華，你知道我心跳得多快——

燕 那我也立刻收拾東西到車站等你。

周 對了。

燕 那你快走吧——一會兒再見——

(挽周同下)(移時又上)這是真的麼啊，謝天，有志者，事竟成！

——幕——



第  
四  
幕



佈景 同第一幕。張太太結絨線，婉如躺沙發上吃蘇州甜食，几上甜食罐瓜子殼等——

張太太 其實，你們沒多帶幾罐兒蘇州的輕松糖——

婉 車上那麼擠，怎麼帶——（吃糖食——移時——）我說，媽媽——燕華姐一定是跟大璋跑的。光祖哥說一定是的。

張太太 咱們也不知道，管他們！

婉 我也不氣，我看清楚了。

張太太 氣牠幹嗎，犯不著。

婉 我不在乎！我愛我身上的影子，也不就是他！我現在想想，他一向是存著壞心，想騙我——（吃糖）什麼呀，譬如水澆在石頭上，我這水也流了，他那石頭也乾了，誰都不在乎誰！

張太太 想都別想——只有你爹，要他那麼忙，登報啊，寫信啊，你看，燕華自己的爹得了信，回音都沒有。

（外爭吵聲，周大璋母大聲「我偏進來」——與劉順相扭上）



周母 你不是閻王老爺的看門小鬼，你擋不住我，這兒是姓張，我就問你們姓張的要人。

張太太 你找誰？

周母 我找姓張的！

張太太 有話好好兒說，劉順你放她。

劉順 她找周大璋，我說周先生沒來，我們這兒姓張。

周母 姓張就不錯了！我就問你們姓張的要。

張太太 要什麼？

周母 你們好便宜呀，養了一個毛丫頭，就想把我的兒子都拐走了，我們周家十八代祖宗行好積德

修來的子孫，倒送給你們張家現成受用去！

婉 你是大璋的誰？

周母 哦，你是大璋的誰！倒也叫他大璋！這就別想賴了。大璋不藏在你們這兒，我就不算人。（扭婉）不

還我大璋，我就跟你拚了這條老命。

婉 （掙扎）幹嗎呀？這老太婆瘋了。

（劉順上拉周母，張太太拉婉如）

周母 （對劉順）你敢，你敢！你知道我是什麼！我是年輕守寡的節婦，陽間沒有替我立節婦牌坊，這個

牌坊呀，有四大金剛八大天王托在我頭上呢！你敢碰我一碰！

劉順 碰你媽的！叫你那牌坊場下來！

張太太 劉順，你出去，（劉下立門外探頭望內）周老太——你姓周不是麼？——請坐坐，有話好好兒說，

婉如，叫楊媽倒碗茶來！（婉下）

周母 嚶，到底是親家太太——你是姓張啊？到底你也是唸書人家的太太，懂道理——

張太太 周老太，我看你是攪錯了，我們不認得什麼姓周的親家。

周母 啊呀，親家太太，這話就不能四四方方的講了。講規矩呢，新親，沒喝過會親酒，也好意思找上門來麼？可是講情理呢，我們到底是男家，男比女大，陽比陰貴，倒叫你們女家壓沒了我們男家，這是皇帝也沒有這個規矩的。

（楊媽倒茶上，旁立呆看，婉如遠遠的站着看）

張太太 可是周老太，我就只一個女兒，還在唸書呢，並沒有出嫁——

周母 就是這個小姐？長得倒也不錯，觀音似的臉兒——也配得過我們大璋了。可是，你們小姐不出嫁，總不成叫我的兒子出嫁啊！我是爲了這件事，發了幾晚的愁，早想過來說說——不是麼，親家太太，現在時行的，沒過門的媳婦兒，就跟兒子見面說話，那麼，沒會過親的親家，見見面，說說話，咱們老臉皮兒，還怕羞麼——（笑）我就爲腳上這一雙鞋兒，頭上開了花兒，怕親家看見笑話——

說等等吧，叫大璋替我買雙新鞋——誰知他——唉，真是說來氣人，男心也向了外，怕我攔他，一聲不響的，自己費了過來了。

張太太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啊！

周母 這事瞞不過我，我的金壓髮，金如意，還有一隻絞金絲的鐲子——還是我哥哥替我贖回來的，都叫他拿走了。寫個條兒，說是拿去娶親用的。

張太太 你的兒子，就是周大璋？

周母 噯！總不成連我這娘都不認呀！你女婿怎麼能幹，怎麼神氣，還是從我這肚腸子裏爬出來的呀！

張太太 啊，周大璋的娘！——

周母 親家太太，咱們稱呼也客氣點兒，我倒親家太太長，親家太太短——

張太太 可是周大璋跟我們沒什麼親呀！

周母 他明明寫了個字條兒，說是來娶親的，我不認得字，他大妹又不大認得，過了這幾天，他不回來，把我急了個半死，還是他叔叔來，看了，才知道是在這兒。

張太太 周老太太，你兒子拿了你東西走了，我不知道——我們這兒他沒來——

周母 唉，親家太太，這幾件首飾，我本來留著給媳婦兒的。我一個寡婦家，千辛萬苦，養大兒子成人，不

過是指望早娶兒媳婦早抱孫子，我就算沒有白活了一輩子。我穿孝到今天，只等娶兒媳婦的好日子，讓我穿上紅裙子做婆婆，受他們雙雙一拜。親家太太，您想想——

張太太 你這老太，我告訴你，你兒子不在我們家——不信問我們門房，這四五天就沒來過——

周母 (拍桌子，頓脚) 親家太太，你有道理，我也有道理。你要硬賴，我就怕你不成！我們守節的寡婦，就比得半個舉人老爺——你們房子大，我兒子也不是一粒芝蔴——他就是一粒芝蔴，燒了灰我也認得！(往內高聲) 大璋，識趣的自己出來，別想躲得過你娘——(欲跑入內)

張太太 哎，你這老太婆往那兒去？

周母 找新房去。

張太太 楊媽，攔住她——

楊媽 (攔住) 你闖什麼新房！我們這兒有什麼新房！

周母 (推楊媽) 你老媽子少開口，等我告訴了你們姑爺叫你滾蛋。

張太太 這婆子瘋了，叫劉順拉他出去。

楊媽 叫警察來，趕你出去——

周母 你們敢，警察來我就告訴警察。這個理，評到天邊去，也沒有說不響的。我的兒子，叫你們藏起來了，靠你們人多，要欺負我麼？(劉順上與楊媽拉住周母左右手，強拽出門，周母坐地下放聲大哭) 我這條

命跟你們拚了吧，我還活著幹嗎！我養的兒子，叫別人享福的。這個混賬陽間是沒理可講的了，我這一頭撞死了，找閻王老爺算賬去吧！

（張祥甫上）

祥 這是怎麼回事兒？

張太太 周大璋的娘——

楊媽 來闖新房的。

劉順 我告訴他周大璋不在這兒。

祥 別鬧（向周母）你來找誰的？

周母（急爬起）您是這兒的張老爺？

祥 你找誰？

張太太 這是周大璋的娘，來找周大璋——

周母 親家太太，您別搶在頭裏，也讓我得個空兒伸伸理——唉，親家——我是來找兒子的，就讓你們費了我們大璋，也不能絕了我娘兒子情分，不讓見面。這多少天了，我每天心上熬油似的——

祥 那麼周大璋也跑了。跑了幾天了？

周母 唉，笑話，這四五天了，不是在你們這兒躲著麼！倒來問我！我們大璋娶你們小姐，我是千肯萬肯

的——可是總不能像皇帝家娶媳婦，把人關到深宮大院去了呀——

祥 不用說了，燕華是跟大璋跑了。嗨，我正要問你要人呢！我們的姪女兒叫你兒子拐走了，我正請了包打聽在找你的兒子呢！一會兒你的親家就從鄉下上來了，你們算賬去吧。（驅衆人）你們走開，什麼好看的。（衆退至門口）

周母 啊——你說什麼？——

祥 我的姪女兒給你兒子拐走了，我正要問你要人呢。

周母 啊呀！啊呀！我知道什麼。

祥 別讓她跑了。劉順，堵著門，扣住她——你說出來，周大璋躲那兒去了。

周母 阿彌陀佛！我知道了，還撞到這個活地獄裏來麼？我說你們藏了我的兒子呢——沒有，大家也

好好兒說話呀——

祥 你拐了我們的人，倒來訛我們。劉順，別放她走了，一會兒大老爺來了，留她回話。

周母（急跑——劉順拉住，大叫）大璋，你害得我苦養兒子享福呢，抓個蚤子身上去抓癢！我是個苦命

老太婆，抓住我幹嗎！

張太太 放她走了拉倒！

祥 不能，得抓住她！周大璋在那兒，她會不知道麼？至少也可以問出一點兒線索來！一會兒燕華的爹

來要人，我怎麼交賬。

劉順（指外）大老爺來了。

（張元甫口啣雪茄煙上）

張元甫 好啊三弟三嫂，嚶嚶——婉如——（婉遠點頭答應）

祥 大哥，叫我們好等，我們那信幾時才到的——

元 前天——大前天？——

張太太 我們天天在等您——

元（啣煙，口音含糊）我本來不預備來了，正好有點兒別的事——要替燕華的媽媽配些花邊，鄉下沒

好的——

祥 燕華跑了——我們四處打聽——

元 跑了，就跑了——

張太太 跟一個男人跑了——

元 自然是男人，不會跟女人跑。

祥 一個騙子拐走了——

元 騙得她喜歡就好！

祥 呀，你就不追究——

元 管她什麼。女大不中留，你把她鎖起來貼上封條，她也會逃走。

祥 你就讓她去。

元 (笑，吐煙圈) 不讓就怎麼人都走了。

張太太 (笑) 我們大哥倒看得開——

祥 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管眼了。(指周母) 這是那男人的娘——你有話跟她說吧——

元 有什麼可說的——(翹腳坐大沙發上，悠然吐煙圈)

周母 (掙脫劉順) 我倒要說了，我信你們的好圈套呢！拐了我的兒子去，倒說是我兒子拐了你們的人，嚇我嚇跑了，我，你們一家子團圓享福。就多我一個苦老太婆！我才不上這個當！我不走呢！坐到天黑，看大璋躲那兒去！

祥 好呀，我叫警察來帶你去，叫你交出兒子來。

周母 好親家——我兒子沒了，在你這兒，我問你要人。

祥 我姪女兒丟了，在你家裏，我問你要人。

元 哎，你們鬧什麼！

祥 鬧什麼！大哥，我先要跟你鬧，女兒不管不教，出了岔子，壞我們張家小姐的牌子，你不在乎，我這兒



還有沒出嫁的閨女呢。

元 那有什麼關係，燕華是燕華，婉如是婉如。

祥 她們都是姓張人家的小姐，一個招牌子。

元 那也有什麼辦法呢！

祥 什麼辦法！開了空頭支票，趕快送款子進去，彌補虧空呀！什麼辦法！把那雙逃走的找回來呀，叫他們照規矩補行結婚禮呀！

周母 啊呀，我們大璋明明說是結親來的，他認真跟誰跑了！

祥 你倒裝糊塗裝得好，我就問你要人，你既然知道他是結親去的，你說出來，那兒去結的？

周母 不是在這兒結麼？你們哄住了他，今天吃飯，明天點心。他心上還有娘呢，他結親還告訴娘呢！我要找他出來說話，你們又攔著我——倒來磨我——問我要人——（作勢欲上樓，祥攔住——）

元 （泰然）讓她看一遍去——看完了，你也上她家看一遍去，不結了！

祥 好啊。楊媽——你們擠着看什麼——帶她四處找找去，有沒有自己張大眼睛看清楚，回頭我到你家查人去呢——

（周母四顧，畏縮不敢上樓）

祥 去啊，找去啊！

周母 我這一個人，叫你們弄死了也容易。

張太太 這可是笑話奇談了，你自己說我們藏了你兒子，叫你找去，你又不找，這不是分明在賴人。

周母 我一個老太婆，你們那麼些人，叫你們關了起來呢！

張太太 (笑) 關著你幹嗎——劉順、楊媽——你們走開些，來，跟我來——

(周母見門角雞毛帚，搶持手中)

楊媽 太太，這可不成——

周母 我拿著壯壯膽，又不動手——

楊媽 (取掃帚) 太太您先走，我跟著——

周母 你這是幹麼？

楊媽 我也拿著不動手——

張太太 來啊！(下，周母隨下，楊媽隨後，婉隨後掩笑下)

劉順 這個檢察隊倒是沒看見過的——(下)

祥 看完了，咱們一同到她家去。

元 認真呢！去幹嗎！——

祥 查查問問。

元 (悠閒地吐著煙圈兒)何必跟那老婆子一樣見識,天下沒有爹娘的兒女,小時候是寄生蟲,大了是

祥 他自己的人,男啊女啊,都是一樣。  
所以就別管他們?

元 (緩緩)那是欠他們的債——

祥 (嘆)燕華也是可憐孩子——我早說周大璋這人不穩當。

元 (抽煙,閒閒的)怎麼樣一個?

祥 公司裏一個職員,家裏有這樣一個娘——

元 嘔,有本事騙得上燕華,也不錯了!

祥 怕將來日子難過呢,你預備給她多少?

元 嫁粧麼?她那一身本事,就是活嫁粧,一月二三分錢的利呢。

祥 你總得給她些?

元 一個子兒也沒有。

(馮光祖上)

馮 姑夫——伯伯來了——燕華有了!

祥 有了,在那兒?

馮 她來一封信，叫我五點鐘車站去等她。

祥 他們在那兒？

馮 叫我守祕密的。

元 哈哈，你就替她守！

祥 那她還叫你去幹嗎？（馮不答）我知道，準是要錢。哼，還說什麼？

馮 沒說什麼。

祥 沒說起周大璋麼？

馮 是他。

祥 周大璋的媽媽，這會兒在樓上找人呢！說我們藏了他兒子。

（張太太上，周母哭泣上，後隨婉等。）

張太太 別哭呀，慢慢兒找呀——

周母 （哭）大璋呀！我的大璋呢！我倒想穿了紅裙子做婆婆呢。送終兒子都沒了，活著沒依沒靠，死了

也得到三岔路口搶些冷羹飯吃——

馮 就是這位老奶奶？

祥 老奶奶，擦擦眼睛別哭了，這位先生，把你兒子找回來了。

張太太 找著了？

周母 (擦淚) 大璋呢？

祥 別忙——我先問你，周老奶奶，你兒子回來了，你預備怎麼樣？

周母 叫他回去啊。

祥 你預備替你兒子媳婦兒辦喜事麼？

周母 那自然啊，我新房都預備好了，別的沒有，大紅蠟燭是早買了的，點上拜拜天地祖宗，少不了。新床上被褥，是我自己喜事裏的。

祥 好極了，你聽我說，周老奶奶，你快回家去，換上紅裙子，坐着等做婆婆吧，新郎新娘子就回來了。

張太太 真找著了？

婉 (向馮) 燕華姐有信了？

馮 (點頭) 有消息了。

周母 你說我們大璋要回來了？

祥 對了，一會兒你們大璋就回來了，帶著你兒媳婦回來了。

周母 這不是開我玩笑？

祥 你問問這位先生，他就要上車站去接了他們送回你家去。

馮 可是我怎麼接呢？他們未必預備回家去。

祥 光祖，你也是個沒用的人。先叫好了汽車，說請他們倆吃晚飯，哄上汽車，就叫車夫開到他們家去——

周母 七馬路，雜貨舖樓上，就是大璋娘舅開的雜貨舖子，發財得很呢！一天幾千塊錢的生意呢——

祥 哎，一定發財——七馬路幾號呀？

周母 七千七百！大餅攤兒旁邊，水菓店對面。

祥 那麼你先回去等著，我們這兒太太小姐們，還要打扮打扮，再到你們家來吃喜酒。

周母 啊呀！喜酒怎麼請得起！——

祥 你放了心，我辦了送過來。

周母 嚶呀，親家，您就太客氣了呀，那我自己也得洗洗換換呢——

張太太（笑）所以叫你先回去。

周母 可是我們大璋呢？

祥 這位先生去接。

周母 我跟著一同去呀！

祥 你去了，就接不回來！你兒子沒預備回家，看見你準躲了。快回去，在門口等著。光祖，你留心別走。

了燕華。周老奶奶，你看見你兒子下車，就拉他上樓。

周母 我拚了命也不讓他走了。

馮 那我就得走了。

祥 地名別忘了。光祖，這點兒事總辦得了。也是燕華的大事情，咱們得替她好好兒收場。

馮 放心，（看錶）我就走了。（下）

周母 這可是認真的了。我還得回去拾掇屋子呢，我也得跑了。

張太太 對了，趕快吧。

周母（笑）你們就來啊！現在是親成了，不嫌我們地方小，親家老爺，親家太太，這一位親家老爺小姐，都請過來啊！

（衆笑送出門，元甫獨翹腳躡沙發上抽煙）

張太太 嚶，好容易！我的頭都漲大了。（欲下）

祥 事情沒完呢，趕快，弄一張結婚證書，燕華的圖章，哎，婉如——做新娘子還要些什麼東西？

婉 花兒，頭紗——

祥 對了，你們預備去。

張太太 幹嗎呀——

祥 抓了他們回來，叫他們補行結婚禮呀！

婉 嘍，燕華姐嫁給他，流氓騙子！

元 (半睡呵欠) 她早已嫁了，不用你們忙了！

祥 你們就得趕快啊，還得打扮打扮啊！

張太太 我可不去，誰跟那老婆子攀親家去。

祥 這是大事情！誰說不去！

元 (懶懶) 你們去吧，我就在這兒輪船。

祥 你是主婚人，我是證婚人。

張太太 我跟婉如不去了，弟弟們跟先生出去玩兒，還沒回來呢。

婉 媽媽，你就去去吧！我一個人不好意思去，咱們去看看，一定怪好玩兒的。

祥 去去，去，燕華面上，就這一遭，行了禮，你們就回來得了！

婉 媽媽，咱們換什麼衣裳？(牽張太太下)

祥 (打電話) 大鴻運——要一桌酒——





第  
五  
幕



佈景 同第二幕。周大璋家，室內打掃清潔，掛紅結綵，點著紅蠟燭，周母穿紅裙，端坐正中，周妹盛裝戴紅花，滿身鋼鑽戒指，旁立爲母敷脂粉。

周母 (照鏡) 再搽紅些！我是爽快脾氣，要紅就紅到底。(嘆) 從生了你到現在，就沒有稱稱心心的打扮一下！你喜事，我不過搽了點兒粉——

周妹 行了麼？

周母 (照鏡，嘆) 哎，你看，到底老了。大妹，你沒看見我做新娘子的時候哪！一搽一滴水粉團兒似的臉蛋兒，這邊兒，這邊兒(撫兩頰)紅雞子兒似的，哎，都說我是香烟牌子上的美人兒呢——(搖頭感嘆) 也沒有裝幾裝，就老了。

周妹 什麼老呀！我們老太，還當自己十八歲打扮呢，也戴了大紅花兒。

周母 她嘛？做新娘子進門，黑不黑黃不黃的臉皮子，看著就有三十多，到現在，她也就是那麼老了。咳，大妹，我吃她喜酒的時候，你沒看見呀——我梳一個光溜溜的大肥燒餅頭，這邊兒(做手式)——大朵桃紅花兒，大綠葉子——

(樓下周舅姆大聲「客來了」周舅姆引張祥甫兄弟張太太婉如上。婉如挾大小盒，捧花)

周舅姆

(盛裝戴紅花) 客來了。

周母 啊呀，啊呀，親家老爺，親家太太，小姐，請坐呀，我們這兒地方狹，懨死了——嫂，你忙了！

周舅姆 那兒的話，還沒跟你道喜呢！小毛兒跟他爹找你們叔叔去了，就來的。(轉身) 坐呀坐呀，大妹

倒茶——(撥凳)

張太太 你們別忙——

(周世奎上)

奎 大嫂子，大喜呀！

周母 您也喜。(手忙脚亂) 你們大家坐呀，別嫌懨呀。(取抹布擦凳子)

祥 周老太，你別忙——你打扮好了，就到樓下去，門口等著，別讓你兒子跑了。

周母 我這個樣兒去站在門口，啊呀，難爲情死了！

(婉吃吃笑，張元甫早找了個頂舒服的椅子，坐下抽煙)

祥 搬個凳子，坐在門背後，聽見汽車聲音，快出來。

周母 那麼，我得下去了。我還叫我大哥幫著我抓住大璋呢——呀，大妹，你別木頭似的(指大妹)她就是你們小姐的小姑子，我的女兒，就是嫁給我娘家姪兒的——這是我們嫂子，她的婆婆——

大妹快倒茶——凳子擦擦乾淨——我都泡了臉水擦過的——

周舅姆 嫂子，有我呢。

周母 叔叔，您也幫著做主人，這兩位是張親家老爺，這是親家太太，這是他們的大小姐。

祥 你快下去吧，我們這兒不客氣。（周母下）這就算是禮堂了，還得佈置佈置。婉如，東西拿出來，預備著。（婉如解繩開盒）這桌子搬這兒——這毯子舖這兒——（衆人搬桌子移毯子）啊，還有，周大璋有

圖章麼？

周妹 有，有，（開抽屜找圖章）

祥 周老太太有麼？

周妹 有木頭的。

祥 木頭的也行，拿來放桌子上——新郎來了站這邊兒，新娘子站這兒啊，還少個贊禮的——

周舅姆 他們叔叔老做贊禮。

奎 啊啊啊，（咳）我贊呀，禮單呢？

祥 禮單沒有。

元 隨便唱唱，他唱熟了的——

祥 沒單子成麼？

奎 那就得照我了！

(外汽車喇叭聲)

婉 來了！

祥 來了！

(空氣緊張，衆靜聽——)

(周母扭周大璋上，周舅提箱子上，旁立看熱鬧)

周母 這就別想跑了！這可回來了，我心裏的油都煎乾了！

周 (掙脫) 娘，我是回家來，又不跑——(莫名其妙，招呼衆人)

(馮挽燕華上)

馮 (招呼張等) 來了！

燕 幹嗎呀？(呆視衆人)

祥 婉如，裝扮新娘。

奎 (贊) 裝新人！

(推大璋立桌子前紅毯上，馮立大璋旁，爲大璋戴襟花)

燕 婉如三叔三嬸呀爹！

周舅姆（啞聲向婉）叫新娘子別開口。（扶燕與大璋並立）（大妹立燕旁）（婉爲燕披紗代燕捧花）

祥（居中而立）來，大哥。（元甫左立）周老太（周母右立）聽著——（大聲）周大璋，張燕華，自由主張，兩相情願，要結爲夫妻，啊——萬事通融，補行婚禮不晚。一切從簡，現在時勢非常，碰巧今天哪，黃道吉日，點上龍鳳燭，鋪下紅氈毯，新人一對，交拜成雙，願他們百年好合，白頭到老，子孫綿綿，福壽

無疆——（向奎）行禮啊——

奎（贊）新郎新娘相對立。

燕（怒扯紗）這算什麼呀！

周舅姆（啞聲）新娘子別開口。

周妹 新娘子開金口，白米堆山金論斗。

奎（贊）跪！

周大璋 哎（周母按大璋跪）

燕 大璋！

周舅姆 叫新娘子別開口。

周妹 新娘子金口開，財源滾滾進門來。

（燕忿咬唇。大妹周舅姆按她跪下，扶手代爲萬福）



奎 (贊) 跪拜拜，與禮成。

祥 結婚證書上打圖章。

奎 (贊) 結婚人用印！(馮代周、婉代燕用印) 主婚人用印！(元甫用印、祥代周母用印) 證婚人用印！(祥甫用印)

(燕扯下頭紗)

奎 (贊) 新娘卸裝！新郎新娘拜見尊長。

元 啊，鞠躬躬算了。

周母 (拉椅子坐正中) 親家，什麼話！做人一世，難得今兒一次，就那麼站着，身子懸空著，搵幾搵，也算行禮到家麼！頭不著地，不算禮！

奎 (贊) 拜見婆婆。

(周母端坐)

奎 (贊) 跪拜拜，拜與！(大璋自跪，大妹與舅姆按燕跪，扶手代萬福)

奎 (贊) 拜見叔公！(自上受禮)

元 算了，大家排著一鞠躬——

祥 大家一起行個禮算了。

奎 乾宅坤宅都在一起沒這個禮。

張太太 這樣叩頭就叩到明天去了。

奎 得得得。(不願意)(贊) 大家對鞠躬——

(衆排立與周燕對鞠躬)

奎 (贊) 拜家祠——

元 還要拜麼？

(燕直立不動)

奎 (贊) 跪！

燕 這是鬧什麼把戲！

舅姆 新娘子別開口。

周妹 禮完了，不要緊了。新嫂子累了吧？——坐坐——叔叔，晚上拜家祠——

周母 晚上，晚上，別忙在一時。人家花朵兒似的就拜萎了！

張太太 (向祥) 我們可以回去了。(婉收拾花，頭紗等物)

祥 等一等。燕華，現在你就是這兒的媳婦兒了。我們把你一規二矩的嫁過來了，以後的事，我們就不管了！周老奶奶，好好兒管著你兒子，再有什麼，別上我們家來吵了。喜酒，一會兒也就送來，我們沒

事了走了！

周母 啊呀，親家，不吃了喜酒走？叫您化了那許多錢，自己又不吃。

張太太 我們在家吃——來吧，婉如——光祖——

周母 啊呀，坐了車，大妹，叔叔，嫂子，大家送送。

(衆闐然送下，樓下周母大聲叫黃包車)

燕 大璋，這算什麼？

周 我也不知道！

燕 這可不是做夢麼？

周 可不是做夢麼！

燕 這是——這兒就算是你的家？

周 咱們的家了。

燕 (四顧，冷笑) 好個詩禮名家！好個詩禮名家！這就是你那明窗淨几的小房間了！這就是你的大書

桌，你的轉椅，(冷笑) 你的席夢思的床！那一位就是你們知書識禮的有才有德的令堂太太，底下

就是你們的華洋百貨公司。那位喜媽媽，就是你們那闊奶奶的令妹了？你騙子，你哄得我好！

周 唉，燕華，說話留情些，咱們就是彼此彼此。你從前表示你有嫁粧，我知道你不如婉如，可是，有總該

有些，誰知你一個小錢也沒有——只有你那一雙空手。可是我怪了你麼？我愛的是你，燕華，身外之物，算什麼！

周 燕 (長嘆) 天也像後娘似的待我，費盡心機，到頭來總是一場空。

周 誰不是這樣，要的事，牠不來。來了，不要了！

周 燕 也許天待我不錯，是我多費了心思罷了，我自己求的！

周 嚶，燕華，好看不開，天下事豈能盡如人意！你要稱心，只有一個法子。事實如此，好哇！我不承認這事實！我說牠不是我改造牠，稱著心要怎麼改怎麼改！你說這是吹，這是騙，隨你說。這是處世的藝術，這是內心戰勝外界的唯一方法！精神克制物質的唯一方法！這世界不就變成了咱們的世界了麼？不都稱了咱們的心麼！

周 燕 (嘆) 從此以後，我也隨分安命了。

周 對了，安命吧，你是天派給我的。沒別人配我。拿我這處世藝術，配上你的努力精神，咱們何往不利！來，來，來，喝一杯，這世界是咱們的！(倒茶)

(喝) 這是冷茶。

周 燕 茶當酒。

(衆七手八腳的搬桌子酒菜上)

周 娘，忙壞了你，叔叔，舅舅，舅媽——嚶，大家先喝一杯，妹夫，大妹，（斟酒）（燕低頭立）今天是天大的喜，我老丈人替我弄了個好事情了！加四倍的進賬，有新娘子的嫁粧做底子，咱們這一份人家就不用愁了。來，大家乾一杯，我們喜，大家喜。

衆 大家喜！（喝酒）

——幕——

